

求恕齋
叢書

傳經室文集

二

傳經室文集卷六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蘭谷族兄攀轅圖跋

蓋聞南昌留迹梅子眞世號神仙江都策名婁師德人
欽台輔聰明標格青袍黃綬之間廉慎垂聲秋菊春蘭
之品雖居卑者祇爲一命之士而慎簡者實爲三緊之
官也吾兄蘭谷少府爲都轉公曾孫家傳治譜胸有智
囊元瑜之書記翩翩景行之風流藉藉芙蓉池暖旣已
汗漫而遊射鵰堂開復亦爲貧而仕己卯春奉文鹿邑

小試牛刀清水比其風清隱山傳其吏隱人稱慈惠方
廩邱之回身我獨賢勞似盱江之報政單言折獄則李
表臣之才竟日錄囚則盧莊道之敏茅舍有鳴雞之樂
花村無吠犬之驚斯真四十年未嘗見此亦數千戶不
忍相離者矣乃者易袁有日借寇無從或取鞞而捧足
或具饌而齎餉或候路而閉關或叩馬而扶轂徒勞人
爾歌曰挽鄧侯不留幾時復來邑然思劉君不樂心真
似水酌杯水而何慚口不言錢選一錢而已足披圖如
見遙傳遮道之輿情立頌非夸聊紀戴星之德化固知
暫襄赤縣非鷹鷂百里之才伫看望重青雲有鷓鴣雙

飛之瑞謹綴數語聊述口碑小別三秋無任心寫

佩韋之室跋語

弓玉書獲鄆謹言歸春秋幸之是室爲堂之後西夾縱
方積八弓故校中地也乾隆閒爲狡焉思啟者有之遂
失其舊旣而易主六十年於茲矣朱子晉康聞而咤焉
遽以錢二百緡償若直復歸於學是舉也豈曰好行其
德亦以媿世之見義不爲徒以利爲利者余性卞急遇
小愷輒不能忍因弟子之請余顏斯室也師西門豹之
意書以自箴時道光壬寅孟夏之月

書明史後

前明一代之亡在任中涓英宗正統中王振掌司禮監上呼爲先生陷正人劉球薛瑄權傾中外其後土木之變將軍樊忠捶殺之族滅景帝景泰時曹吉祥監軍號都督迎復英宗後殺于謙天順五年謀反誅憲宗成化間汪直掌御馬監後掌西廠用事至十九年罷黜由優人阿丑譎諫也武宗正德間劉瑾陷御史涂植繼矯詔下朝官三百餘人于獄惟大學士李東陽以模稜得全安化王寘鐠反乃伏法東陽殆自比陳平狄仁傑矣至熹宗天啟間魏忠賢掌東廠天下建生祠二十六所容氏封奉聖夫人楊漣劾其二十四大舉遇害並殺魏大

中熊廷弼左光斗繆昌期周宗建高攀龍周順昌李應
昇黃尊素周起元諸賢及信王立乃敗懷宗崇禎改元
礫魏客屍而二年以後外事仍用太監曹化淳張彝憲
等然上嘗謂廷臣干國家大計不言惟糾內臣又曰士
大夫負國家朕不得已用之斯言也在亡國諸臣其亦
內媿于心也夫

書東雅堂昌黎集後

余藏明季徐時泰東雅堂昌黎詩集有本朝顧嗣立印
章按宋寶慶時王伯大留耕氏取慶元間魏仲舉韓詩
五百家注重訂集其善者彙彙之宋末廖瑩中又仿朱

子離騷集注例削去諸家姓氏自爲一書亦頗多增益
至東雅堂徐氏翻刻廖氏本而顧君復校定之爲秀野
草堂本重刻於康熙己卯之春此東雅堂殆其所藏原
本歟

書董文敏臨米南宮天馬賦殘卷後

思翁常云三十年前參米書在無一實筆又云臨書如
驟遇異人不必相其頭目手足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
流露處莊子所言目擊而道存也此卷爲翁醉筆無矜
莊刻畫而神觀飛越眞所謂橫風疾雨不可端倪者吾
家和龔博雅嗜古書法通晉過名賢眞蹟不啻飢渴之

於飲食零縑斷楮未嘗念而舍焉米顛有言神物爭存
亡不爭完毀斯賦雖頗殘闕正如鹽車之馬得九方歎
者款段之不至英風頓盡非翰林子墨之幸而翁跋所
云知我者與主人襲以示余展翫欣賞輒跋數言歸之
復貴池拔貢陳信吾之瑞書乙卯三月二十九日

接誦手書並賜教大稿數種僕正避亂山中于流離顛
沛之時獲觀通儒饌箸欣幸轉深十讀醉心五體投地
記前明董次公卦變考略一書其自序以六書爲說謂
六書明則大易如日星本朝毛西河仲氏易易小帖諸
書亦多以方位爲說申明易兼五義之旨以愚觀之均

不逮先生之湛深精覈發先儒所未發乃真不朽之業也僕曾有六十四卦經解八卷視之不啻塵羹土飯矣誣諉敘言深願附驥以傳惟此時逼迫危慮端憂暮齒又值抱病兼旬握管不能成句字畫指南精義已經默識茲先將原書寄還一俟心緒稍安當謹撰就呈政其辱承指教之處僕檢閱六字注內因許說未安已妄有糾正似正與尊章相合也

蔣宮保節相壽啟

爲張蘭渚中丞作

敬啟者茲值姑泮調陽清和紀序逢生申之華旦爲周甲之昌辰翹仰鴻禧莫名雀抃伏惟宮保中堂親家大

人帶礪勳門堂皇相業公宛爲社稷器久徵一德之孚
子通乃文武才頻渥三朝之眷花飄翔步清班則玉筍
前型柏府峩冠亮節則金城夙望持玉尺而雕龍繡虎
人坐春風選青錢而東箭南金鏡澄秋水泊乎握麟符
以陳臬洪崖鑄德政之碑乘熊臆以開藩滇海楸旬宣
之績三吳持節循芳躅者猶仰蕭規兩制建牙隸仁宇
者彌懷棠蔭抑且覩青天于蜀道羣稱諸葛之後身領
白雲于中臺一本蘇公之式敬宜乎國恩稠疊晉宮銜
而曜炳前星家慶駢蕃蒙橋蔭而祥符列宿眷孚荃綽
久隆開闢于八州卜協甌枚更藉陳圖于三輔風開雉

扇羽儀則翠影長春日麗蜺旌珂佩則錦衣不夜合斑
垓而辰拱人欽皋呂之宏謨分樞密而寅襄帝識富韓
之蓋悃希文以天下爲己任秉節重以秉鈞克明拔海
內之人才壽身益以壽世所以考績而綸褒優裕揆覽
而錫賚蕃遮佛號萬家祝富壽康而錫極五仙衣一品
兼齒爵德而達尊三某忝在葭親復叨蘭譜企椿輝於
南極如聞天半笙歌仰桃宴于東方恍挹斗閒雨露情
殷放鴿地隔趨鳧謹陳下里之詞莫罄南山之頌竊願
聲高梅鼎媿汾陽二十四考之勳猷更看籌永蓬壺縣
召公一百八旬之歲月肅泐蕪簡恭祝喬齡敬請鈞安

仰惟霽鑒謹啟

請期報幣復啟

爲謝士樞廣文作

伏以天香百斛冰輪騰天上之輝人月雙圓玉鏡照人
閒之瑞彩映屏前之雀文定厥祥聲和洲畔之鳩卜云
其吉恭惟姻臺大人眞州芝第譙國蓀楣附蔦緣深門
自慙于王謝牽絲誼重村幸託于朱陳以郎君鸞鴛令
儀韶年騰譽在弱息蘭旃下質姆教疏嫺媿蓬巷之非
姿兼葭倚玉羨錦堂之華胄簫管和聲茲承月老之傳
書敬譖星期之迨吉江蓉敷豔花搖雙炬之紅庭菊生
香蕊結同心之紫歡言嘉禮慶洽良緣惟慚篠筇荆釵

九十之儀莫逮竊喜鸞編鴛牒三生之福永諧香薰宮
錦之袍此日兆徵彩筆玉茁藍田之種他年慶溢珠階
從茲家室具宜詠桃夭之花灼灼更卜子孫逢吉叶鳳
鳴之韻鏘鏘辱頌儷雁之文虔報雙魚之簡仰祈荃覽
垂鑒蕪忱謹啟

朱晉康樂道山房記

家和盦舍人築南谿別墅既成復於咸豐紀元之歲因
其中隙地構室三楹顏曰樂道山房而屬余爲之記余
曰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此東
方朔之樂道也恬于勢利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此揚子

雲之樂道也凡人各有其性情而所以自樂其性情者必有所寄世俗以錦繡珠玉狗馬翫好爲可樂而汨沒其性情實則別自有其性情謂可樂者舍是無他道耳君讀書好古存心利物家素封而鄙夷廢著鬻財之事不屑屑以爲意至於世俗之樂尤去之若將浼焉攷其行殆駸駸乎莊辛所言君子之富矣夫順理而不失之謂道環流無不備之謂道是故寄其樂於山水山水亦道也寄其樂於翰墨翰墨皆道也寄其樂於左圖右書左圖右書則無非道也記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又曰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循是名也當必有

同乎東方朔揚子雲之所樂以上幾於古昔聖賢之大
道者願以余之言爲券驗也

屏山朱氏節孝祠記

婦之德恆而其變也節在易節之中孚曰苦節貞凶仲
翔謂二三變在兩離離炎上作苦蓋陰窮於上夫婦之
道苦也然其兌曰安節亨其臨曰甘節吉則所謂貞婦
人吉者雖變而不失其恆矣凶者其數而吉者其理不
易之義也我朝仁恩敷洽下逮嫠嫠許天下各采其邑
孝貞節烈年例相符者繇學縣官上之大府聞於朝給
帑總建一坊以旌苦節於是窮檐編戶凡生飲冰而殞

化石者靡不景光葆赫怡然邀烏頭綽楔之榮於虜吉
矣屏山朱氏考亭之枝夥之望族也被旌者甲其都族
人承璋乃言於眾曰東漢桓發有言先君五更以來男
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今吾宗亦猶是矣顧宗祠支祠
外節孝闕焉無專祠曷以安貞魂崇孝饗宣皇仁勵風
化耶是後人之責也父老咸躋之爰度址於太和宗祠
之東偏隙地而少狹隘族之好義者捐所業拓之諸所
營建則璋一人肩其任勅日鳩材庀工爲堂幾楹比屋
幾間棟宇靚深黝堊如法不數月而戲事焉璋又輸田
於祠歲權其入爲春秋享祀費族之人亦醵金爲會附

之資以給自是數百年貞靈遺爽皆得循世次奉粟主以入俎豆馨聞牲醴罔缺俾後之瞻仰肅拜於祠下者雖華顛毀齒猶將厯指其室而誦之曰某某淮陽陳婦之孝也某某漆室魯女之貞也某某白姬守墓之節也某某趙姊摩笄之烈也其富者懷清而貧者高行也其才者謝稜之嚴肅而樸者梁妻之善哭也從一而終是謂吉德揚於王庭是謂吉人盥而覲薦是謂吉禮榮之斯敬之敬之斯愛之慕之如是有不激勸以恆其德者蓋亦罕矣是雖一姓之事然而表幽崇善激揚貞風吾見他族踵以行者將各奉其清芬而揭虔其祀敦教

化媿風俗胥於此乎在然則爲之唱者可不謂賢歟其
從子鈞於祠之落成也諗於余并乞數語貞諸珉以示
來裔余故家于吳上溯之與屏山同族也因不辭而書
其緣起如此若輸地之名字及各輸財如千則別列于
右云

重修江震縣學增建松陵書院記

爲劉文徹別駕作

江震縣學在治東門外卽宋開江營址也舊在治西建
炎時燬於兵紹興初移置今處宋末又燬於兵元至元
中都元帥寧玉重建殿宇恢宏舊規厥後興廢變更遞
有新故典記具存五百餘年於茲矣道光癸未之歲吳

中淫雨蘇屬咸被水患余奉檄來茲土勘災勸輸繼領賑事八閱月告竣時舟居垂虹亭側覩宮牆之歆傾殿堂之澱漏庠廡之圯敗廨署之荒穢怵然於廟貌久替曷以肅多士瞻而禮且素而教且窳也嗣鄉之紳士請以前義振羨餘爲重脩費事逡巡未舉乙酉秋予適權知縣事急籲於上憲旣得請爲料庫貯振餘得錢四千緡有奇卽於八月鳩工庀材都人士咸樂趨事擇中之賢能者董正之墜者興蕪者葺侵者復偪者恢有筮有移或椽或堊百廢具舉不十旬而葳事焉繇是望其門若翼斯張軒如也仰其牆若帶瑤光而拂長虹峩如也

歷馳道而進屬之其殿與閣若垂慶雲而景譽見森森如也其整以肅其堂與齋爽塏若旭始升其扉宛延若繞電恢恢如也其閔以敞而且繚有垣汲有井室有几筵庭有桃李皮貯有所庖湍有郟粲乎若列宿之就次舍而各適職也其裕以博又念前明洪武初學有日新時習二齋令廩膳生肄業其中卽今東西齋是今江治松陵書院半圯存空名抄實課而學宮旣就理綽有餘地因卽以二齋爲生童月課舍居山長於尊經閣書院舊額移懸閣門制雖未備始基之矣工旣竣司事者屬予一言記之予惟庠序學校之設其關於政教風俗者

攷之古經昭然揭日月矣夫何俟贅一詞若我朝之重
道右文崇儒造士大化翔洽幾二百年雖僻壤偏隅靡
不歌詠聖澤而沐浴膏澤也又奚以記爲惟是上憲之
修廢舉墜多士之樂事勸功是役也不縻帑不擾民以
事則敏以工則固以規則稱以化則興而曩余之怵然
心動者獲再至而快覩其成雖有司之職其中心慰悅
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抑有進焉江震祠祀哲人若三忠
之節三高之風三賢之學胥足儀表百世魯頌泮宮之
篇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自茲以往行見敬業樂羣抗
心希古士之氣與習駸駸乎蒸而日上儲爲國家有用

之材益於此都人士志慶焉飭脩者誰江蘇布政司賀
公長齡知蘇州府事額公騰伊也請修者誰權知吳江
縣事劉文澈知震澤縣事孫枝秀也監修者誰署吳江
教諭錢香湖震澤訓導劉異也董修者誰邑之生員黃
有熊等七十有九人也至輸資之紳士某某商民某某
則有城鄉各義振錄在可稽而知也捐輸不緣起於廟
工而廟工適藉以有成也謹摭其本末而書之如此
記宋助教遺事

宋助教大樽仁和塘西鎮人詩名滿寰宇余耳熟之歲
壬申內舅氏舒鐵雲先生自東浙歸謁之縱談因爲說

助教佚事初助教官京師與舅氏善時以俸滿候推選
舅氏公車不第將南歸詣之別助教曰能少俟乎當偕
君旋耳聞之駭然叩之故不應再叩之泣然欲泣下少
閒屏左右曰吾習占巫書无弗驗明年三月敝廬有祝
融災吾老母在堂思有以避之也姑漫應之比返僑寓
烏戍距塘西百里音問稍闕疏來歲三月憶助教語遣
倅偵之則所居成灰燼繇是奇之是年秋助教寓書舅
氏謂一難平一難又作且禍不測將于明年正月三日
晤君子烏戍及期果往索酒食甚急徐曰吾筮得明夷
之離離爲重火而夷于明難將及吾計惟吳郡包山可

一避之舅氏請從助教曰君方有三泖之遊必不果從第于某月日可會于吳門都市中耳以其說不經笑之僮僕亦無不匿笑者助教故略不措意會松江太守鄭慕舅氏名齋書幣適至乃拊掌大笑繇是益重之後四月舅氏隨郡伯至蘇散步書肆中忽一人直前握其手舅故短視諦視之則助教也復拊掌大笑時助教所居果復火物無一存而人藉以免于是立談移晷謂之曰吾不復見子矣吾無他憾恨不得送老母終言罷嗚咽舅以其夙有神契無以應也比舅氏以人事牽迫卜居吳門金獅河畔書間梗塞殆十稔前歲試春官有同號

生操浙音叩姓名畢卽投地再拜曰父執也舅氏愕然
轉叩之則助教公子新捷省試者也初助教愛西湖靈
隱山水嘗寄宿于寺一日作書召其子略曰人之有子
本爲送終吾冥期已迫可速命權祖母年邁勿令知之
洎公子往則方與老僧奕爭一子公子固屏息不敢語
助教亦似未嘗覺者局畢顧視公子曰後事備乎是時
僧眾十數無不竊竊議或以鼻笑之公子固心知其異
卽跪受命助教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汝當得科第至占
筮書吾死後當焚棄恐累汝也吾詩自選五十篇後遇
吾友舒鐵雲可索之序汝善視祖母及母吾逝矣遂閉

日端坐而化如解脫然至是公子爲舅氏述之初助教
偕舅氏出都每至逆旅必呼營妓共宿而禁舅氏不得
共蓋又善導引術也

論曰昔裨竈言鄭當再火及期不驗豈擇術未盡歟抑
古今人洵不相及也觀夫焚書戒子非有大過人者則
自負神奇矣又聞某相盛時助教謂其無令終後如言
然則察微知著爲天下之至明者非斯人吾誰與歸

記劍俠

古者劍俠吾未見其人也然紀籍所載班班可考以余
所聞某觀察事庶幾近之初觀察頗廉介淡嗜欲每公

退輒詣旁舍讀書一童子執役事漏三下始就內寢日
以爲常會中秋節近制府某需饋獻甚亟不則中傷之
遂枉法得白金五百置書篋中時秋高夜靜月色橫窗
觀察執卷吟唔神少倦忽飄風入戶神骨皆竦有滿妝
處子飾墨紗幘頭衣粉紅綃衣當案而立觀察故讀書
習知前古怪異事亦不驚愕惟呼外廂童子童子方嚙
嚙作夢語遂迫視之則處子後復有一人赤髮深目鬚
磔如蝟直前謂觀察曰公得枉法金盍壽余觀察未應
而處子手中出白丸摩弄盪泐光若匹練觀察懼發篋
示之盡攜置大袖中獰鬚人謂觀察曰吾輩遊人閒世

殺人不濡縷以公廉正未敢遽犯然不義之物非公橐中所宜有故來取之言已挾處子升屋一縱逝觀察悟遂移疾歸稍稍言于人

論曰異哉劍俠之爲也微觀察廉直素著其能免于匕首乎雖然制府有黷貨名而不過問焉豈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與又聞制府後以墨敗而觀察獲保清譽則取償于俠者厚矣嗚呼此其所以爲俠也

風霾紀異

嘉慶二十有三年四月八日乙亥時加酉三刻京師有暴風起辰巳上塵霾四塞室中然燭始辨色翼日天子

乃下求言之詔時欽天監遲無占奏上諭讓之鯁生越
在草莽微無言責恭閱邸鈔惕然知懼伏思聖王御宇
災異消萌大臣稱職蒙眚過絕今遇明良曷由示警謹
按雲風天之客氣其發見與政事俛仰最近故太上脩
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教脩禳於易巽爲風卦在三四月
繼陽而治象人君誥命有時飛沙揚塵怒氣乘也發屋
拔木怒之盛也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
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有華孽裸
蟲之孽有牛羴有心腹之痾有黃眚黃祥有金木水火
沴土蓋心者土之象土失其性而爲災也京房易傳曰

潛龍勿用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政悖德隱茲謂
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守義不進茲謂毫厥風與
雲俱起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又占曰獄
吏暴風害人又易飛候以風日配宮商角徵羽五音占
或主兵或主疾疫若夫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恆
風同象晝而晦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過在瞽亂失紀
風于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專恣而氣盛又京房曰
天雨土百姓勞苦管輅曰大風昏塵此爲時刑劉向曰
天戒以爲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晦暝故天文正義
云天地霾君臣乖五穀貴夜妖與雲陰黑眚相近而其

凶或至於稼穡不成皆感召之理或然今天子聖神文武率土近光豈左右股肱有不能宣揚德化幸怙祿位以蒙罔爲跋扈者歟抑時無專恣陰陽相薄如蕭子顯之言歟宋儒云數術之驗聖人慎而不言故新唐書獨異于前史惟著災異而削其事應要之恐懼修省以弭譴咎君子之事也爰考次歷代史紀舉其尤相類者錄如左以備有言責者覽焉

傳經室文集卷六

傳經室文集卷七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家萸亭先生傳

先生朱氏名光宅字阜民又號萸亭徽州府黟縣人文公二十世孫也幼而敦敏喜讀溫公綱鑑目數行下暇輒抵掌俛說纒纒千百言具有條貫學士大夫之能史者或遜其精熟嘗謂諸子姪曰此千古得失之林也子孫雖愚多讀書達事理自不爲非又嘗云兄弟同氣聯以和宗族一本待以厚朋友輔仁久以敬如此則持身

涉世亦可無大過矣少隨父樸園公懋遷時事方凋劫
或勸他圖先生正色曰人貴自立余父子辛苦備嘗肇
服于茲食舊德力先疇之謂何而敢棄基況懷安者敗
業廣在勤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厥後家隆隆起方古
陶朱公是固其先仁厚之穫實先生之才之行足以振
興而光大之也爲人忼爽有大度而處事則縝密無閒
凡所緯畫洞中機要由其智識邁倫翕然爲人望故有
不言而人信之不動而人敬之者性孝友豈弟與人交
不設城府又自逡巡退讓未嘗以術鬻爲能賈其身儒
其行素所蓄積然矣至如修黌序建耆棚剏書院諸義

舉赴之若渴具書邑志其他施樁薶齒登衢以利行出粟以拯饑遇事急人之急皇皇焉日夜惟恐不及又難更僕數也尤重問學一時根柢樸學之彥與夫詞章勝流至者皆樂數晨夕文酒相娛或上下其議論則輒驚座僉謂先生固碩士而隱於市者兄弟三人季弟貢士輅讀書家居先生夙夜必偕相與討論今古規過獎善肫肫然門內有至行卒之日集家人而諭以一言曰和無他語及私季君每一追憶流涕不食曰天奪吾好兄弟吾亦從兄地下耳踰年果卒時人惜之比之子猷子敬云然則經世之才也醇儒之行也通士之學也先生

兼之豈與夫孳孳錢刀仰取俛拾至于卑瑣齷齪而不顧者可同年語哉其孫鏡蓉請于余曰族人重修支譜彫將竣某大父庸言庸行邑之人習知某生晚不能得其軼事大懼先德之蔑以詔後嗣也輯其有據依者塵如是是亦可以傳乎余日記有之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今吾子之論譏質而覈不亦信乎詳而擇不亦明乎汲汲思永其先人不亦仁乎其何不傳之有矧余宋樂圃公後先生徽文公後若推而上之二公同祖唐宏文學士則與先生支派雖分淵源不異尤當謹而述之乎鏡蓉所示事

略頗有義法因刪潤爲傳如右他生卒子姓及朝廷議
敘俱載譜系中

駿聲曰余司訓黟學甫至卽聞昔有兩君子者一爲西
遞胡氏崑泉一爲屏山朱氏萸亭皆豪于財篤于行勇
于爲善而朱尤謹厚持繩尺繼交其孫鏡蓉恂恂儒雅
好讀書諸浮僞事屏弗爲所當爲者雖任人事如其私
卓然有祖君風則先生之厚澤盛德所以詒穀後人者
又豈有艾哉吾以其孫之賢卜之也

僕者陳忠傳

陳忠吳人前明探花贈詹事陳文莊公僕也性嗜酒遇

飲輒醉而勤練任事智力過人幼時文莊讀書從旁竊
窺口作呬唔聲遂教之讀資不慧而勤苦過學人夏月
毒汗被體蟲嗜膚不少倦也熹宗朝公始通籍時政出
委鬼朝士多候其門公旣名節自持而忠亦不屑與豪
僕伍愈飲酒酒後則取向所讀書隨意吟覽或擊柱長
嘯或拊几痛哭公亦不之禁會朝廷賜忠賢鐵券公當
草制躊躇未有所定夜分秉燭危坐忠突至公前左持
壺右握利刃公駭叱之忠曰主無怒奴欲請死于主耳
色少定睨公笑曰主以魏公何如人也曰闖也曰主自
視何人也公未應忠投地大哭哭已取壺中酒傾滿自

酌慷慨謂公曰奴少事主泊今日主遇奴厚主讀千古
書出處進退宜卓然奴不知魏公何如人竊見氣燄
之高後必傾滅主今日草制明日加秩便爲魏公私人
魏公一旦敗主自視何如人也主遇奴厚奴不忍見主
之敗請死主前報主言訖涕泗交頤下遽操刃欲自刺
公大悟起握其手曰止止吾從汝吾不草制吾不草制
忠迺喜叩頭遂飲盡一壺酒公喟然歎曰仁錫男子也
而智出臧獲下哉使忠不以戒仁錫仁錫不聽忠言千
秋萬載後謂仁錫何如人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忠也
今而後請弟畜汝忠辭不獲其後竟與諸陳齒焉公以

忤旨放歸每宴集賓客必推忠于已上而述其言不置
口云

論曰余從曾祖母陳文莊公後也嘗過其廬懷宗御筆
在焉未嘗不往復歎息想見其爲人忠之事識者兩賢
之士苟耽慕榮利則逆耳之言必不可入非忠無以成
文莊非文莊無以納忠而世之奴顏婢膝不畏清議者
良可媿矣

余君振昌小傳

古黟余氏邑之望族也有篤行君子者諱慶元字振昌
其世系具家乘不書書其行事君幼孤事母夫人有至

性每侍疾視湯藥澣廁衣不解帶者常累月人稱曰
孝事其兄友恭無閒言爲人矩言楷行斤斤中繩度然
性和易不設城府親舊無貴賤長少率歡愉相浹洽遇
有緩急未嘗以不足辭亦無纖毫德色也夫俗之薄也
兩厚往來饋問一微終歲不相過雖戚屬如途人如君
者可以風矣君輕貲好施慕義若嗜欲里閭推爲祭酒
邇年海疆事例首捐急公嘗偕兄遠服買於湖北廣濟
縣治道路孤塘關具舟拯溺慷慨樂輸徽郡之重建河
西橋也不待募而解橐以助至本邑書院考棚之設與
夫歲施棺槨見義必爲無少吝尤著者城中通衢故施

礫廩礪不利于行君悉易以砥石所資無慮數千緡工
數年未及竣而君卒凡其不殖利不市名皆類是君援
例授職州同知加二級例封奉直大夫道光二十六年
以其應得議敘貤封二代而君旋于明年以疾終春秋
四十有六無子他日以兄之次子後焉子爲邑校官素
耳君名以不習故知之弗詳謹述所聞於君從弟輝亭
先生者而書其略如此

朱駿聲曰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吾觀余君生
平殆所稱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乃旣使絳縣人無子
而并嗇其年方今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如君行誼庶以

應徵而不媿而君已前卒天之報施善人固何如耶豈
莊子所云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耶雖然黟邑掇科
名登朝籍者誇素封而享大年者均不乏人而里之人
獨嘖嘖稱君不置口豈非一鄉之善士所謂歿可祭社
者歟噫是亦足傳已

吳卿憐小傳

卿憐吳姓蘇郡小家子也眉目妍媚數歲教之歌便能
爲新聲及長韶秀出眾且爛近體詩句時有虞山某中
丞者方爲浙東監司諂事制府王亶望遂進之果得制
府歡牀帷供具華縟世莫與比監司尤曲意下之每燕

見輒詣小夫人再揖而後敢語數年之間洵至方伯或
曰卿憐力也卿憐既專制府寵又倚監司爲外援寢至
黷貨冬日織孔雀毛爲被實以香屑又嘗爲西湖遊侍
婢數十人各曳霧縠望之如神仙然會制府以貪敗授
首西市卿憐仍歸監司時滿洲和相國珣漸用事朝士
詣其門者多得顯秩監司方失憑藉欲陰結相國飾卿
憐爲處子狀盛設車仗詣都獻之果大獲愛幸如在制
府時監司又有恃而不恐顧卿憐鬱鬱不自得又善病
相國愛惜倍至每以隱事爲卿憐告當是時後房佳麗
不下百數色盡天下之色聲盡天下之聲而相國視之

皆下乘卿憐又時爲新詩以媚之值二十初度相國預
告門下士外自督撫下每有厚獻而尙書侍郎素附相
國者且親至爲吳夫人捧卮有自平明至日昃鵠立埃
者數輩股爲之疲而卒不可見者後相國敗收繫請室
邏卒入戶則卿憐方食燕窩未一箸也貲產籍沒相國
賜盡諸附相國者咸得遷謫卿憐煢煢無依于是席卷
私橐遁歸吳閭陸宅巷將求蒲團禮佛自懺夙孽會某
太守慕其姿仍挾之去

論曰制府抄籍時聞有見其繡牀榜聯卿須憐我之句
予思之殆爲卿憐發也相國眷暱等于制府而卿憐兩

負之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信矣抑申公巫臣所謂
不祥人也顧獨疑處高位者溺于聲色尠克令終懷安
縱欲于內罔上營私于外自作之孽彼媚竈以求福而
得禍者又何心哉初相國旣敗卿憐爲感世詩廿四首
傳播人世云

孔方傳

孔方者其先銅山人也系出錢氏始祖曰金刀佐黃帝
利天下在歷山佐夏禹有功在莊山事商湯善富國所
至之地莫不享其利焉然善用者王不善用者亡周成
王時其子孫曰布爲九府門下客洎景王欲大用之錫

名曰寶單穆公爭之不得然亦頗順于民及齊管仲取
拘於棧臺者散之國中由是子孫不絕于世漢興有秦
泉繼又有俞莢天下輕之至孝文有四朱是時多隱
聚其族賈誼請下令禁止吳王濞輒私蓄焉鄧通亦羅
致之由是出吳鄧門者遍天下武帝初用五朱咸以爲
賤因擢之上林苑三官元帝時貢禹欲盡廢之朝議勿
是也王莽變漢制始用契錯等有四品其後壯者中者
幼者小者多至十六族而五朱微迨光武復用之桓靈
而後品又雜蜀吳各有私人舉錯旋踵魏明帝更用五
朱晉因之故自漢至宋文四百餘年代有廢興而五朱

迄爲鼎族至元帝渡江閒用孫氏舊人吳興又有附沈
充者號爲沈郎宋武孝建時始封五朱以國號歷南四
朝北三朝不衰然微者來子赤生輩亦往往出焉至隋
而五朱族復盛唐乃置監于諸州權其輕重一用開通
元宗時從宰相請斥惡者億萬絕其後代宗而下禁聚
黨者死宋京師諸州亦有監厥後撥戶廣收厥材此錢
氏之派也其子孫嘗自語曰吾受孔子戒內方而外圓
天下莫不重之有二品君者謂之曰卽以孔方兄稱子
重子者子以弟童之君何應曰甚善名我固當遂自號爲
孔方兄云中山君毛錐者聞之怒曰銅山子臭世之蠲

潔自愛者孰甘以兄事孔方往叱之曰尖頭奴惡得爾
請與子論功可乎錐曰可曰處則深藏出則充堂富國
強兵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麗刑余贖授爵余鬻造福鑄
祿子孰與我錐曰不如德者馱之聚者殲之潔者廉之
子孰與我錐曰不如之三者皆出我下怒者何爲錐曰
夫八卦開天吾佐庖犧六書造字吾佐蒼史刪定贊修
吾佐孔子龍跳虎臥吾佐羲之鸞鏘鳳鳴吾佐杜李模
山範水吾佐荃熙自爾炫熿于世鬱鬱不得志者屢矣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挽我哉孔
方默然自是益嫉毛氏相傾軋毛氏輒不勝太史公

曰錢氏依勢能富人能困人能貴人賤人莫之與京矣
錐者故中書令穎子也其族陵夷衰微輒欲與角非識
時務之俊傑已噫世無錢氏毛氏子其昌乎

師轍按此
傳先大父

十三歲
時所作

贈奉政大夫鹽課司提舉候選訓導廩貢生謝君墓志
銘

道光七年冬揚州謝承煒將奉其妣李太宜人匱耐於
考蒼嵯公之兆公安窀穸時窆石未備承煒乞予追志
其壙先大父與公世父海漚先生同舉於鄉予又於李
有姻連而公孫增奎比從予遊聞其家世事頗稔不獲

以不文辭謹按謝氏先世居陳留陽夏自晉太傅文靖
公十四傳至彥俊公仕隋歙州教授遂家於歙西中鵠
鄉子姓蕃衍號謝邨又三十九傳前明應天府庠生贈
公諱紹芳由歙徙金陵者公高祖考也贈公諱應璜者
公會祖考也贈公諱人傑由金陵始遷揚州者公祖考
也誥授光祿大夫乾隆壬戌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重
赴鹿鳴諱溶生者公考也有丈夫子三人公居長公幼
而穎異爲外舅桂林陳文恭公器愛嫡母早卒繼母海
昌陳太夫人博涉書史工唸詠幼學一秉慈教宗伯公
解組後延門下鴻生鉅儒相劇礪遂精舉子業補學官

弟子食廩餼有聲於庠嗣朝廷頒四庫全書皮文匯閣
公充收掌益得盡讀中祕書學益懋顧以堂上春秋高
家世治畧筴爲家督稍稍及外政公智識過人處事緯
以學問凡所規鉅靡不井然有條目乾隆乙巳歲祔宗
伯公倡捐輸粟公領其事數月心咨手拯隱民全活者
無算嘉慶甲戌捐振亦如之人嘉公之衷誠惇義而尤
服其聰強精敏有經濟才也其他脩文廟葺宗祠捐理
徽族祖塋暨施藥施耜之類見義必爲不以縣力少怠
性純孝生母蕭太安人病公侍左右不櫛不矧者百許
日籲天祈禱願以己壽一紀與母尋果愈閱十二年以

上壽終僉謂至誠所感云公容儀溫偉居父母憂毀瘠
幾不勝喪其篤友于也嘗曰汜氏七世張氏九世古今
人何遽不相及慮不自克耳時巖事彫劫公身當其敝
辛苦搢拄獨任勞怨不以累弱弟以是內外無閒言爲
人忼爽通脫四方賓客至者無不慕公雅素一時賢士
大夫名流碩彥或聯文酒讌或締縞紵歡推襟送抱咸
以爲今之古人夙重氣義赴人之急如其私有不能嫁
者贈之匱不能葬者助之紼困于逆旅或病不能興者
多方調護資之行見於其宗棊石觀察所譔行狀皆志
實也公甄綜家政三十年無私積常著文章自娛不以

銜世援貢士例授訓導曰無失書生本色也後以捐輸
得再邀議敘公之歿也族人爲公粟主從祀邵伯甘棠
祠歛之人亦奉祀於歛縣宗祠君子以爲宜予雖未及
見公稔知公之生平卓然有足以信今而傳後者己配
李太宜人有夙慧通中壘傳旁嫻琴弈尤於褻絜逮古
鍼神然勿以才藝自尙深識大義乾隆辛丑歸於公
時君舅已歸田廟見後宗伯公曰新婦雖達官愛女顧
勤約有儒素風是兒佳婦襄內棟緯縉有度事事得尊
章歡昕夕視膳問衣必躬親之不假手臧獲二十年如
一日疾則與公承湯藥弗跬步離迨棄養凡饋奠繆幕

歲時臆臘彌謹以故刑於娣姒閒祁祁如也子姪自塾
出常令圍坐一室叩晝所講業自攜縷篋刀尺篝鐙課
之至戊夜不勸平居不御華飾身自奉者泊如而陰德
耳鳴偕公黽勉焉公諸善舉太宜人贊成之力居多輒
有傾筭質珥以資者了無難色尤持大體未嘗以一錢
私其家父中丞公故介潔泊捐館舍況益清公嘗躬理
外姑喪葬婚舅弟往來亦時捐橐盡誼太宜人必感必
謝其兢兢守无成之義又大都類是烏虜可謂賢矣自
公之歿崦景茹辛訖無軒容哈語道光乙酉歲孫增髫
年入類戚郤走相賀以公之不及見也淚泫泫者彌日

未幾喪長子苑結不自釋太宜人初以屏當委重積勞
病嗽冬月常不能寐至是愈劇卒以是疾不起卒之前
夕會舉長子殯權厝哭之慟翼日神志澄澈氣息漸漸
端坐而化聞太宜人晚年繡佛喜誦梵咒茲豈釋氏所
云解脫者歟公諱士松字心如號用舟又號蒼崖廩貢
生例授脩職佐郎卽選儒學訓導以子彥昭職贈奉政
大夫議敘鹽課司提舉加一級生於乾隆壬午三月初
十日丑時卒於嘉慶己卯六月初七日午時年五十有
八配李氏雲南晉寧州籍乾隆乙丑進士歷官福建巡
撫諱因培公第五子例封孺人累封太宜人生於乾隆

辛巳十月初四日申時卒於道光丙戌十一月二十五日辰時年六十有六子男二長彥昭增貢生嘉慶戊辰恩科挑膽錄候選布政司經歷議敘鹽課司提舉例授奉直大夫先太宜人一年卒彥昭溺苦績學數困於有司應京兆試僂得復失意齋志以殞得年裁四十配汪氏例封宜人誥封朝議大夫工部郎中諱廷機公女先彥昭卒次承煒廩貢生候選詹事府主簿改知縣卽用配卽汪宜人妹女三長適議敘知府張鴻次適附貢生崔新次適候補福建縣丞陳源孫男六成者三增邑庠生承煒出今後彥昭聘陳候選州同家壻女奎太學生

卽選從九品承焯出聘唐侯補布庫大使鐘女封彥昭遺腹女孫二俱幼承焯出墓在甘泉縣之西山張家碾公考之藏也始卜壤而封焉卽於西偏十二步別營新墳以道光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先奉公匱葬於左爲主穴枕乾趾巽冢婦汪祔昭次之左今於道光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祔李太宜人於主穴右長子彥昭亦祔昭次禮也系以銘曰稽古申伯于邑于謝世有哲人南國鼎大惟公懋德揮綽高明沒可祭祀曰鄉先生女師婦師天立厥配以昌後昆卜禩百代西山峩峩秀栲丸丸我銘

斯寢弗諛弗刊

日中制本效錄卷之二十一 氏二十

謝母懸眞文

爲謝夢漁作

維某年月日宜祀之辰某謹以瓣香束帛清酌庶羞之儀敬對誥封太宜人謝母李太宜人之遺像而讚曰鍾溟水以揚芬兮歸陳留而啟祥展靈儀而敬仰兮式冠帔與珩璜萃俎豆以昭格兮降神馭于雲鄉緬徽音而如在兮覩繪彩之矜莊迓素旒其翩翩兮悵俄頃而鸞翔已仙佛之兼成兮留遺範于姬姜撫雲輻之將發兮愴執紼而徬徨安窀穸于幽宮兮卜雲禩之緜昌謹讚潘母陳太宜人祭文

維嘉慶二十有五年歲陽上章歲陰執徐涂月癸未朔

越五日丁亥宜祭之辰某等謹以束帛瓣香清酌庶羞
之儀致祭于皇清例封太孺人誥封太宜人潘年伯母
陳太宜人之靈曰嗚呼寶婺星寒素娥月缺天姥峰頽
麻姑海竭孝筍悲涼靈萱摧折樹靜生風鶻唳皆血碩
人云亡徽音未絕恭惟太宜人潁川蕙質茂苑蓀楣幼
而婉嫋長實溫慈絮吟林下花簪茂漪無聲具饌有色
揉絲芳金雅度溫玉韶儀動禮靜義女師婦師展彼辰
媛作述君子笄珈山河蘋蘩沼沚曰贊曰襄以甘以旨
醬饋特豚羹調雙鯉珍獻藥嘗杖敬履祇歷有年所不
失尺咫鴻案相莊雞鳴是飭春有和神秋無濃飾風追

寶提月還絕織安不忘勞貴而彌抑約以奉己豐以御
賓金釵時拔寶笥頗傾嚴以治家恕以待人泥中卹婢
爨下憐貧儉以持體寬以贍姻流黃百匹麻青萬緡祁
祁娣姒坦坦先後偕勤筦鑰儷執箕帚鍾郝祇和姬姜
愛友旁洽比鄰下逮嬰走有德斯傳如碑在口相夫力
瘁課子心殫晝懲羹絮宵勉熊丸易書倒篋作被裁紈
智識房杜訓師孟桓中和聖善溫惠嚴端維茲懿行篤
生令子長也脩文四珍濟美綰綬垂青封泥頒紫無眉
不良有才皆綺厥有文孫八慈七甫子又生子賈家三
虎麟趾鳳毛德星攸聚來春仲月稀古年華方勸三祝

同晉九霞恆春指樹長樂看花何意柏冬遽歸香御杳
杳霓旌翩翩鸞馭古佛土中眾天仙處嗚呼女宗圭臬
婦道楷模賢聲嚴嫗遺令班姑宜垂彤史與古爲徒蘭
徽玉穎莫罄揚敷某等獲與嗣君同舉于鄉心欽母範
分屬子行敬拑蘊藻祇焚名香雲輶降鑿來格來嘗鳴
呼哀哉尙饗

傳經室文集卷七

傳經室文集卷八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孔孟紀年

孔子宋微仲十五世孫也曾王父防叔避難遷魯爲魯人父叔梁名紇居于鄒前母施有九女無子妾母生孟皮足廢母氏顏名徵在生孔子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生三歲而孤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之五年孔子十有五志于學十九娶宋开官氏踰年子

鯉生時仕爲委吏會魯公賜鯉因名焉明年爲乘田又
明年去官設教闕里二十四歲喪母啟父殯合葬于防
三年旣祥彈琴不成聲禫五日乃成笙歌二十七歲郊
子朝魯往問官焉二十八歲學琴于師襄敬王二年魯
昭公之二十四年適周見老聃萇宏因厯郊社觀明堂
入后稷太廟歸而弟子稍益進孟僖子屬其子說與何
忌學禮明年魯亂之齊因高昭子以通于景公時景公
三十一年孔子三十五歲也處齊三年聞舜韶樂周廟
災知爲釐王三十七歲吳季札聘齊觀其葬子于贏博
之閒而說之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沮之因曰吾

老不能用也孔子接淅而行反乎魯魯定公五年陽虎始執國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以教授弟子五十歲陽虎作亂公山不狃以費叛召欲往不果季桓子穿井得異物以問孔子孔子曰墳羊也時被公命爲中都宰明年冬遷司空溝昭公墓又明年遷司空皆因季孫之薦孔子任司寇七日誅亂政少正卯夏相公會齊景公于祝其汶陽之田來歸定公十二年爲魯墮郈墮費欲墮成弗克與聞國政三月而大治明年春齊人歸女樂季孫受之三日不朝三月郊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援琴作龜山操遂適衛主顏犖由時靈公三十八年

也衛祿之如魯明年或譖孔子于公懼獲臯將適陳過
匡匡人以爲陽虎圍之旣得解還衛主于蘧伯玉家居
頃之公與夫人南子同車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醜
之遂行道于曹過宋宋桓魋欲殺之乃微服去鄭遂之
陳以司城貞子爲主焉陳閔公八年魯哀公之元年孔
子五十八歲在陳有烏貫肅慎氏矢集陳庭死孔子辨
之秋八月吳侵陳孔子去陳過蒲公叔氏以蒲叛止孔
子彊盟之以毋適衛卒反乎衛時衛靈公四十一年老
不能用明年晉佛肸召欲往不果趙鞅聘之至河聞殺
其大夫竇鳴犢舜華乃作陬操又反衛主蘧氏靈公問

敝明日又行將之蔡會昭侯遷于吳在陳絕糧復至陳
明年聞魯火曰其桓僖乎秋魯季桓子卒遺言召孔子
康子立乃召冉求孔子于是有歸與之歎六十一歲自
陳之故蔡明年之葉旋反蔡又明年楚昭王二十七年
王救陳次於城父以禮聘孔子孔子自蔡往焉王欲書
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止之乃自楚還衛時出公立五
年矣願得孔子爲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六十七歲拜
官氏卒于魯六十八歲魯季氏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作猗蘭操哀公之十一年冬也吳聘魯使使者問專車
之骨於孔子孔子以防風氏對明年子鯉卒孔子知魯

終不能用乃敘書刪詩正禮樂贊周易爲萬世規七十
一歲魯西狩獲麟夏六月聞齊陳恆弑其君請公討之
不可乃因魯史作春秋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
八日乙丑年七十有三後一百七年而有孟子焉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居于騶父名激字公宜母仇氏
魏公子伋齊女也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己
未三歲喪父母伋賢育之教之周顯王十一年孟子十
五歲就學于魯受業子思子子上白故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予私淑諸人也學成居鄒鄒穆公賢終事之周
慎靚王元年孟子五十三歲始遊梁爲梁惠王之改元

後十五年踰年惠王薨子襄王立去梁自范之齊爲宣王之十四年王以爲客卿迎母就養慎覬王四年母卒哭不止弟子以五十不毀請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自齊葬于魯在鄒居喪三年喪畢反于齊處平陸者有日遂自嬴見王於崇王仍以爲客卿先是燕王噲讓國於臣子之國大亂周赧王元年齊相儲子勸宣王伐之乃使匡章將襲破燕孟子勸王置燕君王不聽取焉趙立燕公子職爲王燕人畔齊王終不能自克於是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尋薨周赧王二年孟子六十歲之宋遇宋硜於石邱至其國知王偃不足爲

治去之王餽賸金七十鎰過辭孟嘗君田文餽金五十鎰明年聞魯平公使樂正子爲政喜甚又明年以樂正子薦適魯沮於嬖人臧倉不遇歸時魯平公之六年孟子六十二歲也周赧王六年游於滕文公初卽位居滕二年知世不能用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其徒又述爲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世多疑之周赧王二十一年孟子七十九歲燕昭王使樂閒迎孟子孟子以燕將有事齊齊故所臣國不往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戊申年八十有四是日長至鄒人痛之廢節賀禮

小史氏曰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自五霸興而人心僞
三綱淪自七國分而世道詭五常斃使無孔孟萬世之
天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然天欲寄其道而皆窮其身
何耶曰人習軍旅我言禮樂人尙功利我言仁義此固
所以窮阨其身之具也天欲通其道於萬世不得不窮
其身于一時亦天之無可如何者也以余觀兩聖之出
處生同歲產同地少同孤老同困魯定之相猶是齊宣
之侍也樂克之雅猶是何忌之素也梁惠滕文之願教
一如齊景衛靈之待用也儲子距心之知賢一如孟僖
季桓之慕聖也然而晏嬰子西之明何異王驩臧倉之

悖瀆于許行之謗何異州仇微生之啁過宋微服之危
何異在辭戒心之遇天蓋將爲千世百世計遂不能爲
一人一身計假令孔子而用必非春秋之天下假令孟
子而用必非戰國之天下假令春秋而用孔子必非今
日可師可法之孔子假令戰國而用孟子必非今日可
儀可象之孟子管仲之才非小于孔子其小者器也孟
子之智非大于儀衍其大者志也由孔孟而來至于今
二千三百有餘歲三綱明五常正異端拙楊墨息德行
言語政事文學之教垂其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傳其緒炳然猶日星江河人人得而見之醇焉如布帛

菽粟人人得而賴之帝王非孔孟無以治天下儒者非孔孟無以淑一身匹夫匹婦非孔孟無以理一家而安一室烏呼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天何嘗以待管樂之心待孔孟哉余故紀而論之以諭萬世之讀孔孟書者道光十二年冬月因論聖賢出處書此授崔子聯保

杜少陵年譜

杜甫字子美族望出京兆杜陵居襄陽後徙河南鞏縣晉杜預少子尹十二世孫曾祖依藝嘗爲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

元宗開元三年

乙卯

四齡觀公孫氏舞劍器六年

戊午

詠鳳

皇八年庚申能書大字十四年丙寅與崔魏輩遊有聲翰墨

場十九年辛未年二十遊晉遂下姑蘇渡浙江歷剡溪二

十三年乙亥自吳越歸赴京兆貢舉不第二十五年丁丑趨

庭兗州旋遊齊趙二十九年辛巳年三十居洛陽寒食祭

遠祖當陽君于洛之首陽天寶元年壬午在洛陽作公姑

萬年縣君墓誌三載五月改年爲載甲申作公祖母范陽太君墓

誌四載乙酉在齊州撰皇甫叔如神道碑夏陪李北海邕

宴歷下亭時北海奇其才先往見之五載丙戌歸咸陽六載

丁亥穀下應試藝詔李林甫命尙書省試凡試者悉皆下

之八載己丑閒至洛陽有謁立元廟詩九載庚寅在咸陽十

載辛卯年四十進大清宮饗廟及郊三大禮賦元宗奇之

命待制集賢院又作秋述十一載壬辰召試文章送隸有

司參列選序十三載甲午進封西嶽賦十四載乙未授河西

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移家奉先肅宗

至德元載丙申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

又自白水往鄜州聞肅宗卽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

賊中二載丁酉四月脫于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因疏救

房瑄兵敗罷相事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

免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西京公扈從乾

元元年戊戌二月任左拾遺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晚

改載爲年

離官閒至洛陽是年有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

狀有試進士策問五首二年乙亥春自洛陽返華州關輔

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

十月往同谷自負薪采梠兒女餓孳者數人寓不盈月

十二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庚子卜居浣花溪營草堂

二年辛丑年五十閒至蜀之新津青城作唐興縣客館記

代宗寶應元年壬寅居成都草堂七月送嚴武還朝至緜

州未幾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遣弟占歸

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皆梓屬邑是

年上嚴武說旱廣德元年癸卯春閒往漢州秋往閬州冬

晚返梓州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有爲閬州王使進

論巴蜀安危表九月有祭房相國文二年甲辰春之閬州

嚴武再鎮蜀春晚遂歸成都草堂六月武表爲節度參

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有上武東西兩川說永

泰元年乙巳正月辭幕府歸草堂新唐書云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

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其母

奔救獨殺彝此說出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下自戎雲溪友議不可信

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焉大厯元年丙午春

之夔州又居焉秋寓西閣有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二

年丁未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未幾復歸瀼

西三年

戊申

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

晚之岳州四年

己酉

正月自岳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

熱復回潭州時欲歸襄陽不果自是率舟居有衡州送

李勉及回棹二詩五年

庚戌

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

月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

泊方田驛秋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于岳陽是歲有

送李衡詩及風疾舟中詩公夫人宏農楊司農少卿怡

女子宗武病不克葬歿孫嗣業于元和

癸巳

合窆于偃師

西北首陽之山前距子美之歿蓋四十餘年矣

明皇雜錄載甫

客耒陽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
甫飲過多一夕而卒新舊唐書亦云在耒陽遊岳廟暴

水驢至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
令嘗饋牛酒大醉一夕卒皆傳譌不足據
元稹爲之銘

墓又稱其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

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

今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自後論杜者咸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

卷平生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數嘗

寇亂挺節無所污爲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

云生時與李白齊名世稱李杜甫自謂沈鬱頓挫隨時

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世號詩史韓愈于文章慎許

可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詩聖之名洵不虛

附段柯古言太白戲杜考功云飯顛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按此詩李集不載杜亦未嘗爲考功流俗傳聞劉昫以之入史陋已

唐李白小傳

李白字太白自號青蓮居士晚稱酒仙翁系出隴西漢

李廣後涼武昭王暠九世孫父名客家蜀之綿州白生

于長安元年

辛丑

生之夕母長庚入夢五歲能誦六甲十

歲通詩書涉百家開元三年

乙卯

年十五好劍術作明堂

賦一篇性倜儻任俠弱冠時嘗手刃數人開元八年

庚申

蘇頌以尙書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謁頌奇賞

之東巖子者隱岷山白從之遊數年不迹塵市郡守舉

二人有道科並不起繼與友人吳指南遊襄漢泛洞庭
指南死白慟哭若天倫猛虎前臨堅守不動權殞湘畔
後數年爲營葬東至金陵揚州不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圜師以女孫妻之遂留安
陸者十年郡督馬公一見奇其才白曾上韓荊州書荆
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對曰酒以成禮乃大悅開元
二十三年_{乙亥}遊太原識郭子儀行伍中時郭有薄過言
於主帥脫其刑責與譙郡元參軍攜妓遊晉祠浮舟弄
水已而去之齊魯寓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
陶沔會徂徠山縱酒號竹溪六逸天寶元年_{壬午}遊會稽

與道士吳筠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朝白應詔至
京師遇太子賓客賀知章於紫極宮賀歎曰此天上謫
仙人也因解金龜換酒爲樂言於元宗玉真公主亦薦
揚之召見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又上宣唐鴻猷
一篇帝嘉之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飯焉命供奉翰
林專掌密命時年四十二矣詩才與陳拾遺齊名又與
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裴周南等爲酒中八仙之遊
杜詩有李適之蘇晉張旭焦遂無裴周南想前後存亡屢易杜據當時言之耳白入翰林嗜酒
沈醉常召撰述以水沃面解醒所製出師詔宮中行樂
詞泛白蓮池序清平調龍池柳色詩皆應詔之作數侍

宴因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鞵高恥之摘清平調詩句以
怒太眞帝三欲官白妃沮之又爲張垧讒譖白在京三
年自知不容於幸近乞還山帝乃賜金放歸就從祖陳
留采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
宮厥後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南遊
淮泗再入會稽而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閒前後十
年惟遊梁宋最久與杜甫交在斯時也李杜相遇當在天寶三四五載
間天寶十三載甲午年五十四遊廣陵與魏萬同卽灑也至
秦淮數月別後往來宣城閒至德元載丙申之溧陽又之
剡中遂入廬山永王璘時爲節度使重白才名辟爲僚

佐及璘逆命引舟師東下脅以行二載丁酉璘敗白亡走

彭澤坐繫尋陽獄崔渙宋若思爲昭雪若思率兵赴河

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又上書薦之廷不報乾元元年

戊戌以永王事論死時汾陽功成請以官爵爲贖乃詔長

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未至戍遇赦得釋還

憩江夏岳陽復如尋陽授韋渠牟以古樂府之學上元

二年辛丑遊金陵又去來宣城歷陽二郡寶應元年壬寅渡

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杜詩山東李

白蓋東山倒字依從叔當塗令陽冰所是年代宗卽位

有拜拾遺之命而白已于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二

卒時賦臨路歌一篇

唐李益小傳

李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行第居十始八歲燕戎亂華大厯四年年二十登進士第明年至長安有僕秋鴻隨之二十三以書判登拔萃科授鄭縣尉久不調北游河朔幽州劉濟辟爲營田副使獻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十八載多在兵閒憲宗聞其名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諫官舉其幽州怨望詩句降居散秩尋復用爲祕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長慶初益東

府試官時所送進士趙宗儒年七十六罷相已三十餘年而益猶爲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尙書致仕卒益長於詩歌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賂得唱爲供奉歌辭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迴樂峰前沙似雪之句世以爲歌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句名妓閨秀輒誦之爲尙書時有宗人庶子同姓名人謂尙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爲人夙有癡疾多猜忌防閑妻妾特甚時謂妒癡爲李益疾云初故霍王有寵婢淨持生女小玉王薨弟兄以其賤庶道居於外易姓鄭遂爲娼家女才色雙絕益在長安諧

慕繾綣遂約偕老居二載日夕不離厥後益授尉之官
時玉纔十八益二十有二玉曰君至三十可別娶以成
大禮玉亦願畢入空門耳益之任後假往東都覲親太
夫人已爲聘長安甲族盧女益家貧涉歷江淮貸婚費
而自以負約不令玉聞其事音問遂隔玉痛憶成疾嘗
以幼小上鬢時紫玉釵遣侍婢貨錢拾貳萬賂以訪益
益二十四就親長安終不欲一往玉許玉偵知之日夜
悲泣病遂革時有一豪士挾益行強之見玉陳數語一
慟而絕後月餘益婚於盧忽得心疾時有所見輒疑盧
曖昧事繼訟於官出盧其侍妾有廣陵營十一娘者最

寵益出必以浴斛覆之封署爲識又嘗畜一利劍謂侍婢輩曰此信州葛溪鐵惟斷作罪過頭大率所近婦人卽加猜忌至於三娶率如初故散灰扃戶之譚著於史籍益逸事時時見於小說家爰附綴焉

傳經室文集卷八

傳經室文集卷九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答太歲太陰問

或問漢術分太歲太陰爲二太陰亦曰青龍而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後總題曰歲名解者以爲歲陰者乃謂天榦爲陽地枝爲陰然則太陰卽歲陰歲陰卽太歲後人何以強分爲二歟曰太歲實卽歲星上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卽攝提格云云也但歲星一年行一辰十二年一周天而其行也有疾有留有逆有伏積

一百四十有四年必超一辰不能與排定之紀年相應

故愈差愈遠

計歷千七百二十八年而超辰一周排定之甲子則千七百四十年而於辰二十九

周其第一千七百四十一年後之六十甲子當與歲星相應至一千八百外又漸差漸遠及第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而歲星又超一辰矣

其前不可得聞已考漢太初元年闕逢攝提格之歲是爲甲寅而漢志謂其年在丙子歲星在

丑則與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者寅與丑差一算與

漢制排定紀年之辰亦子與丑差一算於是以排定之

辰強命爲太歲以取合於歲星所次之辰

如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

歲星在寅則太歲在亥

因以古之攝提格等強命爲太陰爲青龍

而謂在太歲之前二辰

如太歲寅則歲陰辰太歲酉則歲陰亥

凡以求合

於古之歲名

揭提格等

與當時排定之年名

如丙子

及實測歲

星所在之辰名

如星紀丑

使三者均不相悖故遷就而爲此

至於今則又大不然按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以前以三

統術推之率差三算至甲申年星超一辰逮今道光年

開率差二算然差二算者恰以三統之太歲當太陰以

三統之太陰當太歲則與實測歲星相準如今以道光

十四年甲午爲厯元其年歲星在酉則太歲當在辰而

太陰當在午若依三統之太陰紀年曰道光甲午紀年

不云闕

依三統之太歲紀歲曰太歲柔兆執徐

不云丙辰

歲星所在紀星曰星在大梁則名實不紊而今之時憲

實似以太陰紀年也但繼自今六十年後卽又不合治
厯明時所以取諸革歟倘每年實測歲星以合於上古
之紀年斯厯之萬禩而不變當直曰道光十有四年太
歲在強圉作噩星在大梁而已雖然當世之人得毋笑
其讀爾雅不熟也

靜天說

地圓如瓜上下前後左右太空冥冥皆天也人在天中
可謂之天下亦可謂之天上並可謂之天前天後天左
天右當命之曰人天天無重數渾淪一氣取人目所見
有質而最近之月乃指其所麗之處日月天又上之曰

水星天曰金星天曰日天曰火星天曰木星天曰土星
天曰恆星天因各曜之高卑不一故命名以識之曷以
知有高卑也如恆星天角與亢相距翼與軫相距其位
終古如斯則知凡可觀之七百八十三座一千七百八
十七星所麗其一天也而土以下各曜則今年今日見
其在角明年今日見其在亢矣且土與木今年今日皆
在角明年今日土在亢木又在氏矣推之火日金水月
皆然則知各所麗之各一天也夫恆星之行每日自東
而西一周而溯之三千年前寅月子時角在正東者今
寅月子時角在東北則知此外更有一重挈之而行而

又高於恆星其上或亦有有質之物特非視力所能及矣麗愈高則動愈速命之曰宗動天然宗動天有兩端不動處在勾陳星之旁如機之在樞則以理度之此外終必別有一天常靜不動以安樞之處因命之曰永靜天第宗動天已無所見祇以恆星天有移動知之永靜天更不過以理度之則安知此宗動天之外不更有萬萬重之極動極速者相包於無已而特窮於無可見無可測乎是所謂永靜天者亦究而極之之辭並不得定爲宗動天之外卽此一重也然旣無可見無可測卽謂之永靜也亦宜

明嘉靖大禮說

明世宗以興獻王子入嗣大統於憲宗爲庶孫於孝宗爲從子於武宗爲從弟此傳國之變也當是時據漢哀帝宋英宗爲議者守經也然世宗非預養宮中興獻又祇生一子而欲別立益王子崇仁以後興獻而又非出於孝宗武宗在位之命勢必不行其以考興獻帝興獻爲議者達權也然旣考興獻因遂稱孝武爲皇伯皇兄則孝宗三十餘年之天下一傳而竟斬其嗣情有不忍故楊廷和等欲稱興獻爲皇叔迎興獻妃用王妃儀仗不由中門入所謂守經而不知達權愈爭則帝心愈不

安矣而張璠等欲去興獻本生二字謂兩考並稱則綱常紊而稱孝宗爲伯所謂行權而不知反經愈爭則人心愈不安矣然則若何而可曰今俗有一子兩祧之禮行之當日最爲名正言順武宗遺詔云遵奉祖命兄終弟及之文是顯以親弟視世宗同父孝宗也不考孝宗是謂忍心害理興獻別無支子子有天下而假他人之子爲己子則真嗣反絕也不考興獻是謂貪利忘本故宜稱宏治爲皇考孝宗敬皇帝正德爲皇兄武宗毅皇帝興獻爲本生皇考獻皇帝不稱宗斯尊尊親親兩不相悖矣又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宗廟者瞽瞍

之廟是世宗別立禰廟於京師用文武僧各八止奉時
享人情之至未爲失也修興獻實錄奉母后謁廟此虛
禮浮文雖不必行亦尙非必不可行惟睿宗之稱世廟
之號太廟之祔皆名實不當徒彰非禮至於祀天以興
獻配則不通之尤者陳洸隨全何淵豐坊嚴嵩諸人皆
鄙夫固不足數若夫大獄起而大禮定一百八十臣均
獲辜譴比楊廷和毛澄等無處變之方世宗乏錫類之
仁而其後張璠桂萼輩亦眇容人之量云

養菽二字辨

說文解字第五下食部養供養也從食羊聲菽古文按

我從支羊聲與養異字古文段借通寫耳當分我爲正

篆廣雅說詁一養使也卽我字之訓故從支易說卦傳

兌爲妾爲羊羊鄭本作陽訓女使虞本作羔亦訓女使謂舊讀羊已見上兌爲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駁按羔誤字當作恙書大誥民養其勸弗救陽恙皆我字之同聲段借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齋疾

義傳引作民長解誤也疾禮記文王世子齋元而養注養疾檀弓左右就養有方

注不可侵官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注炊烹論語爲政者曰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注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也陽貨惟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也疏謂難畜養非孟子娶妻非爲養也注謂親執釜竈

管子輕重乙五乘者有伍養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豎

管

牛因獨養之又外儲說右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後漢書劉聖公傳竈下養中郎將宦者傳易以役養以上經史所用養字皆卽菽字也又夏小正三月執養宮事傳與養日養夜同訓長非是凡養訓長者謂字之借爲養非養本有長訓也

楊揚一氏辨

楊氏始見於春秋傳楊食我戰國有楊朱漢唐以來惟漢書揚雄傳寫琴从手旁說者云子雲好奇之過其氏特自標異然古有吹律知姓者有避諱避仇易姓者有

以功以惡賜姓者若無故而自更氏族則未之前聞此
其說非也雄反離騷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于汾
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據雄自敘系出有
周伯僑以支庶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周衰而揚氏或
稱侯會韓魏趙興偃揚侯揚侯逃于楚按左氏春秋襄
公二十九年傳女叔齊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
也晉是以大石經初刻楊字从木不誤是楊國滅于晉後爲羊舌肸
采昭公二十八年傳僚安爲楊氏大夫卽其地也在今
山西平陽府洪洞縣與僖公十一年傳揚拒泉皋伊洛
之戎昭公二十二年傳劉子奔揚在今河南河南府洛

陽縣者迴別叔向之子楊食我以邑爲氏者也考宋羅
泌路史云宣王子尙父幽王封之爲楊侯疑伯僑乃尙
父之裔卽春秋前滅于晉者雄敘或頗疏踳而其字則
必非从手也後人徒以子雲好奇又有雄無他揚于蜀
之語故傳寫獨作揚馳謬至今嘗讀三國魏志陳思王
傳裴注引魚豢典略楊德祖答植書云脩家子雲老不
曉事豈德祖之氏亦當从手耶唐孔穎達尙書堯典疏
稱楊子法言宋大中祥符之廣韻治平之集韻司馬光
之類篇字凡有姓者注皆云又姓楊注有而揚注無知
北宋之前尙未有从手之說矣夫楊揚皆形聲字誼別

而音同論六書假借之法如鄭鄆之鄆國今作許心呂
之呂侯或作甫遽數之不能終大氏習非成是相承不
改故以楊揚爲通寫尙屬沿譌以楊揚爲殊族竟成杜
撰至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竟據漢書誤字并春秋之楊
食我與楊氏大夫俱改作揚意欲胥古今氏楊者而盡
揚之謬妄不已甚乎因黟士胡文銓得銅章一文曰揚
雄私印徵詩于余旣爲作歌而復辨之如此

管仲卒辨

偶閱襄平李鍇所作尙史管夷吾傳大書特書曰桓公
四十三年夷吾卒以爲據左傳殊不然魯春秋僖公十

七年傳曰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是追敘前事非記管

仲之卒也古書雖不可盡信然如管子呂氏春秋莊子

韓非子韓詩外傳尸子淮南子說苑列女傳新序論衡

尚書中候春秋文耀鉤博物志金樓子諸書頗載齊桓

管仲事而于齊桓三十九年

魯僖十三年

以後如春秋所書

會鹹戍周城緣陵盟牡邱救徐伐厲會淮伐英氏滅項

諸役絕不載管仲一語足證桓三十八年

僖十二年

冬管仲

平戎于王後其存沒卽未可考未必其與桓公同年

卒也稽管子霸形篇載桓公請問所始于國對曰宋伐

杞狄伐邢衛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于是桓公命各

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
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衛云云又考呂氏春秋管仲有疾
篇仲死後桓公逐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食不
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之言不亦
過乎復召而反之明年公病三人作亂啟方以書社四
十下衛云云據兩書是仲之卒疑在齊桓四十年僖十四年
城緣陵後決非卒于桓四十三年僖十七年也焦氏易林歸
妹之夬云孟春己丑哀呼仲父明德訖終亂虐滋起似
言管仲然睽之恆又云孟巳乙丑哀呼尼父且以左傳
爲直記仲卒是桓公卒于十月八日乙亥而上文有九

月仲之卒必在此三十餘日中仲死而一月之內卽大
亂如此亦必不然檢查朱子綱目周襄王七年僖十年齊

師曹師伐厲後冬書齊大夫管仲卒是據史記齊世家

桓公四十一年僖十年管仲隰朋皆卒及十二諸侯年表

四十二年僖十年晉重耳聞管仲卒去翟之齊之文太史

公必有所據非姑妄言之者晉語四重耳適齊在魯僖

公十六年時子犯曰管仲歿矣多讒在側史記殆據此

惟朱子繫之于冬不知何據揆其事理當在春正二三

月牡邱兵車之會前也又按桓三十九年僖十年會鹹四

十一年牡邱四十二年會淮皆兵車之會而論語以不

以兵車稱管仲之力四十年城緣陵穀梁子曰桓德衰矣則此四役恐已非管仲所行事但無確證不敢質耳

四配十哲考

東漢以來惟闕里有孔子廟祀享其他郡縣皆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周公爲先聖南向孔子爲先師西墉東向唐高祖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孔廟太宗貞觀二
年以周公配武王祀停祭于學升孔子爲先聖仍東向顏子爲先師配焉

曹魏齊王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廱配以顏淵實弟子

配享之始

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孔廟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子

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

師太子太保並祀于廟元宗開元八年初定四科十人
悉與享改立侍爲坐像曾子亦特爲像坐亞之餘皆圖
像于壁不祀二十七年始定孔子南向後唐明宗長興
三年始令七十二賢俱祠享宋神宗元豐七年始以孟
子與顏子並配徽宗大觀二年始躋子思子從祀政和
三年妄以王安石與顏孟並配理宗淳祐元年黜之始
以朱子從祀度宗咸淳三年始定顏曾思孟四子配享
廟殿皆正位西向北上升顓孫子于十哲殿中東西對
列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稱先賢列十哲之次乾
隆三年升先賢有子列東哲之次爲今之十二哲

四配
東西

分列不知昉
于何時俟考

釋鬼

無形與聲者鬼乎無形與聲惡知其爲鬼有形與聲者
鬼乎有形與聲惡知其爲鬼謂無形聲晉侯之于二豎
亦旣見其形而聞其聲矣謂有形聲則胥天下人而鬼
之可乎昔倉史作書鬼夜哭阮瞻作無鬼論鬼至韓昌
黎柳柳州夜坐談鬼鬼亦至于謂彼所見非目也心也
陰凝而鬼至鬼者吾身之陰氣也陽盛而鬼絕無鬼者
吾身之陽氣也天地一鬼也月一鬼也日而夜天下一
鬼也睡而夢我一鬼也何適而爲鬼亦何適而非鬼若

沾沾焉必欲窮其有無予將諭之曰子以爲有則有矣
子以爲無則無矣人有以懼鬼來告者作此解之

恕字銘

爲朱鏡蓉作

墨翟曰恕明也許慎曰恕仁也賈誼云以己量人爲恕
李登云以心度物爲恕是故三恕以端身述于王肅家
語七恕以進善著于桓範新書厥誼宏矣吾宗伯和舍
人寬平君子也其爲人無虛僑之氣無膠壹褊急之心
無頽滑愷盭刻察之言蓋服膺斯悃而能深于研說者
旣書一字箴于座右復請余銘之銘曰

吾與吾敢自誣鏡有模人與人無異身陶一鈞勤循省

萬物性皆平等一以貫三自反吾知免縣諸壁思無斲

室生白

傳經室文集卷九

傳經室文集卷十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文字聲音源流

古音自虞書賡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義著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

二十字東晉呂忱之弟靜爲韻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

外尚有夏侯該

詠

作韻

略陽休之

韻略周思言研音韻

李季節槩音譜

杜臺

卿韻略等見

唐韻序陸法言語又

張諒有韻林段

宏亦有成書至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

聲韻補一卷反語起于曹魏孫炎四聲肇于齊永明周

願故當時高貴鄉公不解反語梁武帝不解四聲隋開
皇初陸法言偕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
思道辯道衡等八人討論音韻後十餘年乃自定爲切

韻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

唐儀鳳二年長孫訥

言箋注唐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辯响王仁煦祝

尙邱孫恂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附益之天寶十載

孫恂復刊正切韻別名唐韻五卷

天寶末上又取陳庭堅所撰韻英十卷四

百三十九部改仍法言卷數加百四十一部

合五百八十韻凡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越二百五

十三載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

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凡二萬六千一

百九十四字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言

駿按宋按定之書似

取韻英本增加至二萬餘字故改名曰廣若與唐韻字數不異何廣之足云乎廣韻必非唐韻元本其時戚綸復承詔刪取爲韻略五卷備禮部考試又三十一

年爲景祐四年詔修廣韻爲集韻令丁度李淑宋祁鄭戩王洙等校定之寶元二年書成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字數增倍得五萬三千五百廿五字則實非今所存十卷之集韻也時先刊脩韻略改稱禮部韻略爲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元祐五年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黃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三十二年毛晃增修其子居正

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字世亦謂之增韻歐陽德
隆又輯押韻釋疑五卷郭守正增修校正之楊伯喆因
韻略于九經所有之字多所漏失作九經韻補一卷增
七十九字淳祐十二年江北平水劉淵于韻略增四百
三十六字併爲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按金
哀宗
正大六年己丑平水王文郁撰新刊韻略五卷吾鄉黃
丕烈孝廉有其書余曾見之金正大六年于宋爲紹定
二年在淳祐前疑世所傳劉淵本乃劉取元熊忠用其
王文郁所撰重刊者相傳誤以爲劉讓耳

部纂爲古今韻會三十卷計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
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中兄弟復妄
併拯入迴爲今韻之一百六部刪三千一百餘存字八

千八百餘名號曰韻府羣玉由是而古聲音之道淪胥

以亡此音聲之不可不正者也

宋吳棫撰韻補五卷講求古韻然多舛誤朱子

取以注詩與騷金韓道昭撰五音集韻十五卷併舊韻二百六部爲一百六十部改舊韻之字紐以三十六母分爲四等配隸顛倒其前後亦變亂古例而無忌憚者明樂鳳韶等奉敕撰洪武正韻十五卷并平上去三聲各爲二十二部入聲爲十部全乖古法雖頒示天下迄未遵而用之後楊慎撰古音五書共二十一卷附錄一卷此繼吳才老而談古韻者亦頗疏繆按自三山陳第撰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爰始發明古韻厥功甚鉅至國朝顧炎武毛奇齡江永戴震因是推衍遂詣精密○又按今佩文詩韻收一萬有二百四十四字

昔黃帝史倉頡沮誦仰以觀天文俛以察地理始造文字及周宣王史籀又著大篆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文

秦興丞相李斯奏同之乃作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又作博學篇七章皆合古籀爲之或頗媮改者曰小篆此三篇者世謂之三倉凡三千三百字厥後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尚篇而揚雄復博采天下字作訓纂篇以續三倉凡二千四十字至班固繼作大甲篇在答篇十三章賈魴又爲滂喜篇續訓纂滂喜者蓋取訓纂末二字名其書而其書終於彥均二字故亦謂之彥均篇也凡二千四十字自是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篇爲上卷揚雄所作篇爲中卷賈魴所作篇爲下卷其七

千三百八十字亦稱三倉而其外崔瑗飛龍篇蔡邕聖
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字已具三倉中不列焉然
自秦始皇時有獄吏程邈嘗造隸書趨於簡易以施官
事急速之用而其後喜優習傳妄釋馳繆世俗多用之
于是三倉之學微許氏慎懼斯文之墜也乃敘古籀小
篆更博收通人著作爲說文解字一書于三倉之外又
增益一千九百七十三字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其
外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列爲重文統以五百四十
部由是小學大顯第其書自漢以來或轉寫譌謄或肌
沾私減真本不傳復多疑駁且代有製字體葍變遷至

唐盡以今字改古經而習俗害真迷誤尠究遂爲小學

之一大厄此形義之不可不正者也

鄒沓字叔重汝南召陵人爲郡功曹

舉孝廉再遷除校長罷職復充太尉府掾推南閣祭酒又嘗校書東觀于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誤說文解字至安帝建光元年凡二十有二年而命其子冲獻于朝賜布四十匹

石鼓考

唐韋左司韓吏部皆有石鼓歌宋蘇子瞻有鳳翔八觀石鼓歌其弟子由和之元明詩人吳立夫李賓之輩亦皆有作良以法物流傳足寶貴也歐陽永叔集古錄載韋應物以爲周文王鼓至宣王刻詩然韋詩具在曰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又曰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不如歐

所錄也南宋程大昌雍錄據左氏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爲成王鼓董道亦云今時海寧陳鱣云周文成宣皆都岐東與西歸不合惟史記秦文公三年東獵汧渭之間水經注引其文于汧水下而盛言汧水之多魚與鼓文漁于汧水適合文公四年爲周平王八年當時用籀書鼓正作籀文而文公四年始遷都汧渭之間其時尙居秦州西垂宮故曰西歸自廓且詞亦與車鄰駟鐵小戎相近曰天子永寧公謂天子曰樂天子等語皆祝平王之詞蓋此文出于秦文公也按水經注又云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周禮所謂虞矣則鼓文有吳人慈亟語疑謂

此山之人宋鄭漁仲樵釋音則據毆番二字李斯小篆見秦斤秦權以爲秦始皇鼓明楊用脩慎亦謂晉王右軍唐章懷太子嘗言之按小篆有媯籀者有同籀者大約同籀者居多其與籀大異者許書乃別出重文耳非籀止說文所載寥寥數字也毆番二字不足致疑近俞正燮孝廉斷以爲元魏世祖太武皇帝物按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是時六年九月盧水胡蓋吳反于杏城十一月車駕西巡七年正月蓋吳退走北地二月丙戌幸長安丁亥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八月蓋吳爲其下人所殺傳首京師則石鼓

所言丙申爲丁亥後九日也言天子太武皇帝也言嗣
王或卽五年總百揆之皇太子也言公則扶風公處眞
平陽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討胡者也言吳人卽蓋吳
也其字體則世祖始光二年二月初造新字千餘者也
然終牽彊何以言之總揆者明著皇太子不得謂之副
王蓋吳亦不得謂之吳人陸友仁研北襍志據北史西
魏文帝十一年十月西狩岐陽以爲魏文鼓按是年宇
文泰欲革晉季以來文章浮華之弊因文帝祭廟命綽
仿周書爲大誥奏行之因謂西狩時詩體亦必仿詩然
唐蘇勉嘗記石鼓事勉爲蘇綽之孫詩果綽謨斯大箸

作豈有數典而忘其祖者金馬子卿定國又據後周書
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狩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以
爲宇文周鼓焉田山薑雯又以鼓文有吳人字謂宣王
時吳未通諸夏周與陳接壤陳建國吳地不知吳者虞
之段借又以藝祖字宇文祭河神誥用之周文武無藝
祖稱此更據贗本妄言不知文有執無藝也古物旣無
年月款識可憑當以韓愈李嗣貞張懷瓘寶泉徐浩趙
明誠及眾傳舊說宣王獵碣爲定而近時陳鱣說秦文
公則尙有依據也其鼓大小不甚均頂圓而下平大率
高二尺許圓徑一尺有奇初在陳倉野中至唐始出杜

詩所云陳倉石鼓久已訛也太宗貞觀中吏部侍郎蘇

勛之勉紀其事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子廟而亡其第八

之辛鼓宋仁宗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

乃足

或云五代之亂鼓又散失司馬池輦置府學其第十鼓有作偽者屨入向傳師疑其不類乃訪得一

鼓字雖半闕驗之書體爲真因易置之

徽宗大觀二年移汴置宣和殿字

室以金

方密之以智通雅云移汴辟雍

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至燕剔其

金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教授虞集得之泥草中仁宗皇

慶二年始置國學大成門左右

虞伯生云鼓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爲大興府

學則淪入濟河與金人棄之之說不足信

其文史籀作刻鼓旁剝蝕殘闕有

言四百九十七名者宋周越古文苑載孫巨源得之佛

龕中唐人所錄者也有言四百七十四名者胡世將資

古錄也

世將云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

有言四百六十五名者歐陽

脩集古錄也

一本作六十三

有言四百六十名者梅堯臣詩四

百六十飛鳳皇也

按韻語不足據

有言四百四十六名者薛尚

功鐘鼎款識也有言四百三十餘名者元吾衍以甲秀

堂譜參薛尚功者也有言四百七十名而可識者二百

七十二名者趙夔東坡詩注也有言三百八十六名者

元至元元年五月國子司業潘愜山迪取鄭樵施宿薛

尚功王厚之等數家之說作石鼓文音訓而勒諸石者

也

自元迄今五百餘年又磨滅七十八字僅存三百八字矣彭元瑞跋內府所藏王澍臨石鼓文則引潘迪

載三百九十九字非有言三百二十五名者明劉侗帝京景物略

也李日華曰東坡有手鉤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迪所錄凡三百二十五字有偽造全

文七百二名者明楊慎點竄沾飾爲贋本以給世託言

東坡手摹之本得自李東陽者也乃其集復云六百五

十七字自相矛盾至文之踳繆朱竹垞彝尊石鼓文跋

辨之審矣國朝乾隆五十五年御製重排石鼓文并序

凡三百十名重文二十二純皇帝親定首章末章自第

二至第九則命廷臣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爰爲新

十鼓刻之與舊鼓舊文並列國學別置十鼓于熱河夫

子廟中復有御題第十鼓曰口平面詩并跋謂韓歌爲

我量度掘白科之句蓋賦所見覈實垂世稱盛事焉按
內府又有舊藏趙文敏所釋當時拓本四百有六字王
澍臨石鼓文墨蹟四百六十八字余曾見乾隆閒蔣醉
峰和所臨虛舟老人
停雲館珍藏舊搨本石刻其文四
百七十有八較內府本多十字汪由敦臨楊氏贗本
七百二字彭元瑞皆恭跋見其經進續稿中

策問

問論語章句學者僮而習之集注固宜恪遵舊文亦資
參訂能養卽扈養之養取材乃木材之材主皮非貫革
之稱後素異受采之說鞠躬蓋闕原是雙聲文莫司存
皆爲連語永終乃吉祥之誼適莫非執一之辭朱張未

必人名羿稟不生夏世吾與汝吾與點詎是許詞忠未
知清未知豈爲虛字孝乎惟孝句讀難譌潔與其潔元
文非倒公冶之縲紲疑纏季路之衣裳衍輕賢色卽婦
德婦容享禮兼授醴受醴大師未宜讀泰婦人何必非
殷哀而不傷統言關雎之亂繫而不食當謂匏瓜之星
誅禱非作諡之哀辭餼羊乃饋客之牢禮仁能守之所
守何物聞斯行之所行何事至於束脩以上有馬借人
內顧足恭雅言宿諾必尋厥說庶得真詮夫理學勝而
訓詁微講章繁而注疏廢斯讀經者之蔽也有能博采
而折衷者具著于篇

策問

問大學列冠義之前三加所以責善中庸次坊記之後六德所以教民論語讓自諸賢不傳中尉之間王知道孟子成于一手絕異外書之文說孝經然而義則炳若日星說或判如河漢誠意以前章次古本不同衣錦而下引詩分節亦異古人固多誤歟憲問之不在其位豈是重文互鄉之與其進也何爲倒置有惡之下訕上因子張而衍流問津之行以告涉丈人而增字虞仲係周章之弟盪舟本益稷之文衫絺亦辨色之辭至穀乃進善之義專對疑爲專對方人原是謗人凡茲承故習非

皆當實事求是至於大文七篇尤宜攷覈折枝爲按摩
之誼持戟爲侍衛之人文王化興王叔師注騷可按放
勳曰勞丁公著音義須稽褐寬博之爲褐完夫子叔疑
之卽子叔詣迹熄之迹當爲迤匹離之匹當爲少出哇
之哇當爲吐溱洧之溱當爲潛伐奄三年考妣三年成
句均宜連上與人樂樂與眾樂樂二字當讀一音稅冕
則斂藏之稱義襲同色取之意歡樂爲勸袵衣爲珍頑
夫爲忼少艾爲外可磯爲激不惴爲遄校人爲鮫鑠我
爲效放踵爲致畢郢爲程獵較爲郊多賴爲懶謨蓋爲
害而得解桔亡爲攬而始通汙不至直讀爲誇所不辭

借聲爲異封而不告則爲窆君子不亮實爲勅正心亦
忘字之分戴蓋或乘軒之義湍原疾瀨頰是鼻莖開介
豈謂倏然鬱陶當從繇喜茁爲芻草之長追爲鐘遂之
攢圭田乃畸零之田放飯卽澤手之飯夫布固不同于
晦稅容悅尙不至如鄙夫去他國之道盡心之篇非複
率天下而路羸瘠之誼差優得侍同朝四字爲句去齊
宿晝一邑可疑大師非太師之官曾西乃曾子之子若
夫爵祿舊籍本殊乎周官淮泗注江不合于禹貢費辭
之君同小國伐燕之世異史遷則皆當據孟子以訂羣
書不宜援他書以疑孟子也有能留心講貫者條具于

篇以覘卓識

擬乙未江南鄉試對策

讀書當先識字識正字尤當識段借之字欲知借字必
審古音經史中借字十居二三所借之字必與正字同
音不則疊韻或取雙聲舍茲三者無緣借也魏晉以後
始有四聲古無之如觀諦視也以我諦視物曰觀使物
得以諦視我亦曰觀猶之以我見人使人見我皆曰視
也易卦名彖象爻辭諸觀字以一誼爲轉移本無二讀
且卽春秋之兩觀亦本義本音矣兌爲羊羊鄭本作陽
注云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

也宋本作揚又本作楊按皆借爲養定公十二年公羊傳廝役屬養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卽此養字虞氏易作羔訓女使羔者恙之誤字蓋又借恙爲養耳若解作牛羊之羊則兌爲羊已見上傳此爲贅出矣繫于苞桑苞本也與詩竹苞苞櫟苞棣書草木蘄苞同或曰植也或曰叢生也或曰抱木也亦皆苞誼之得通者石經初刻作包包孕也則爲借字書洪範思曰睿五行志作容訓寬春秋繁露及伏生五行傳則作容鄭注容當爲睿通也按容者宀字之古文與容形近而致譌又與容形近容卽濬字濬睿誼通故本亦作睿要之皆容譌

文耳無偏無陂唐書藝文志載開元十四年元宗以聲
不協詔改爲陂困學紀聞曰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爲
頗近儒顧亭林言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今足利古本
亦作頗按陂阪也頗頭偏也陂頗皆从皮聲明皇不知
頗字之古音并不知陂字之古音故多此一改呂刑毫
荒說文目部眊下云虞書毫字从此虞書疑周書之誤
賈昌期羣經音辨云作耗按老从人毛匕毫从老又从
毛是二毛非誼故陸德明改作毫然省匕未省毛仍於
六書不合說文無毫毫字當作从老蒿省聲之藁字也
眊耗皆段借字猶禮記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

之借旄旌訓旌旗竿飾古用犛牛尾注于竿首故曰旄
聲同而誼則迥別詩周原膺膺韓詩作牒牒正與下節
謀龜韻協竊疑牒或作旃傳寫誤作册毋通無而遂爲
毛詩之膺字也如彼遡風文選月賦注引作愬遡卽泝
字逆流而上也愬告也古本或借愬告之愬爲逆遡之
遡耳降予卿士坊本譌作于此如爰其適歸之爰譌奚
終然允臧之然譌焉家伯惟宰之惟譌豕朔日辛卯之
日譌月所當亟正者周禮妨胡之笱故書笱爲筍杜子
春據儀禮有笱云當爲笱鄭康成云笱讀爲橐而唐石
經笱字則作筍近儒漢讀考云可與句相亂如尙書盡

執柯或作執拘說文敘俗謂苛之字止句荷水郡國志
注作苟水皆其類也按此說蓋以稹筍爲雙聲之段借
不以筍筍爲形近之譌字故从唐石經作筍以音定字
其誼較長惟又云若如今經作筍本訓矢幹何必易爲
稹則未思古無筍字鄭不从俗字故云爾也總之稹考
禾稗引申爲矢幹是正字筍者矢幹是俗字筍者竹胎
也是筍之形誤字筍者曲竹捕魚器也是稹之雙聲段
借字前弱則俛俛者頰之或體頰玉篇靡卷切俛史記
文選皆音免表記俛焉日有孳孳釋文音勉毛詩黽勉
李善引皆作僂俛頰俛二字古無府音也考工此字故

書及古本各本無作勉者或今本有之恰於段借之理
不爲悖儀禮士冠禮啐醴捷柶捷石經敖氏俱作建按
士昏禮亦有啐醴建柶之文作建爲是所由誤者因注
云扱柶于醴中扱釋文作捷李氏集釋誤會以注釋之
字移於經文云陸作捷後人遂不加察耳士虞禮沐浴
櫛搔翦釋文作揃張氏作鬻按鬻者羽初生也今字作
翦揃者揃也鬻者女鬢叟兒也今字作鬻三者皆段借
字正字當作揃齊也今字作剪禮記檀弓使子路問之
石經宋監本岳本均作子貢以文選李善注及藝文類
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孔子家語諸書所引證之則作

子貢爲是郊特性所之爲言敬也按說文無所俗因禮有所俎別製此字从肉實則訓求福之祈字足以包之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焉用亡鄭以倍鄰石經作陪按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增加之意倍反也凡物反覆則有兩面故亦爲加倍二者均得爲正字成二年且避左右石經且作旦按夢必在夜則作旦者誼爲優成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五行志律厯志漢酸棗令劉熊碑並作以之漢志顏注之往也往求福也正與下文敗以取禍對則之以字相承到寫無疑公羊傳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監毛本改作賊據漢書五行志曰痛隱而賤

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賤不誤按此借賤爲殘不須改
賊穀梁傳宣十五年其曰潞子嬰兒賢也近儒惠定字
云曰當作日其說可從爾雅釋天四時和爲通正謂之
景風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四氣論衡是應篇引作四
氣和爲景星風作星而無爲通正三字邢疏引尸子則
云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白帖亦作四氣知與上
文四氣和謂之玉燭同辭唐石經作時非也釋草蔞葵
藜露五經文字云蔞釋文作終石經考文提要曰周禮
終葵首左傳終葵氏俱祇作終則作蔞非說文無蔞字
釋鳥鷺白鷺雪牕本注疏本分爲楊鳥二字按經典釋

文有鷲音楊則分者誤然許書不錄鷲也此皆按籍可稽審音可定者幸際右文之時謹條所知以對

擬臯已求賢詔

我朝定鼎以來至朕六傳罔有淫僻之主毒痛中國且蓄養士卒逮二百年計口授糧恩深澤久一旦有事何至忘國愛身寡廉眇恥見敵卽潰遽張妖氛有如今日此皆朕涼德薄祐靡示激發以至于斯若竟俛首外夷玷辱華夏則朕上無以答天地祖宗下何以對中原黎庶凡在死節之士亦必含恨九原社稷可殉斷不出此今內無匡弼備翼之臣外眇智勇忠義之將機宜坐失

朕實厚顏爾天下臣民泉被辜廢員等倘有能殄殲乃
讐攘平梟逆伸天討而蘇民命者功成之後朕當裂土
分封比古元侯以彰偉績布告海內朕不食言

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臣聞德動天地則休徵之物應焉治隆化育則游豫之
風睹焉是以崆峒訪道見大隗於具茨耕鑿興謠考民
俗于康野誠以宅天衷立民極經萬禩垂無窮也至若
雲隨夏后雙龍躍于璿臺風逐周王八駿鳴于瑤水雖
遲車馬之雄軌未遂蒸黎之實望我大齊誕膺寶命錫
受宏圖天剖神符地合靈契龜麟獻其禎祥龍馬昭其

圖瑞革正宋命于劉有光握金鏡而海內無私綰玉璽
而寰中有主豹變虎變感乎風雷日月建極保極邁乎
殷周秦漢元穹之心既屬蒼玉之厯有歸皇帝質中上
聖氣備四時制隆義黃規廣虞夏其君天下也威之如
神暄之如日養之如春涵之如海猶復丕顯丕承用恢
謨烈克儉克勤上符訓誥履盛滿而弗居勞宵旰而臨
政誠可謂惟精惟一無怠無荒者矣儲后重光濟美德
耀青宮監國撫軍才標綺歲問安視膳申孝敬於龍闈
稽古好賢集文章於虎觀遵循夏啟之賢規步武周成
之懿軌又況推恩及物布德柔遠同宗敦葛藟本根之

蔭異族懷庶社苞桑之則風雲龍虎登稷契而薦夔皋
禮樂兵農參望旦而兼散爽扛鼎拔山之勇超乘投距
之士出奇握算之謀橫槊磨盾之俊雲蒸霞起星聯霧
集加以經緯乾坤榮鏡宇宙年穀豐稔兵甲銷息朝廷
編纂有鄒枚董賈之臣州郡撫循有龔黃杜魯之吏幸
成均而講學開總章以頒制書瑞物于靈臺紀殊勳于
宣室冠裳襟帶之國請吏入朝荒徼梯航之人重譯畢
貢金玉兕象之玩充于廡邸仁壽休和之氣積于祇昊
於焉朱草生素毳發醴泉流器車出誇甘露之多慶嘉
穗之集方將陟泰山而開明堂躋中州而相帝宅定肆

覲之儀於禮官訪后土之議於儒宿洵可以間俗觀風
優游暇逸者矣于時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節當上巳時
值暮春思對上靈默通萬物追姬公羽觴之美念秦王
金人之瑞爰適芳園舉茲禋飲龍樓乍啟鳳蓋遙張青
旗舉而楊柳鬪色絳節揮而桃華耀采熊腰虎背之士
執戟前驅鳴珂簪筆之臣隨班後侍旣而風伯清塵雨
師灑道經鍾阜之崇岡過石城之古址帝幄高開龍車
乍莅舉袂揮雲明妝炫日執金觥而臨流擎玉罍而環
坐采桐華摘萍葉聽鶯鳩拾蘭藥肴藪紛錯盃棗泛浮
追古樂于雲英行慶典于畿甸太師陳豳雅之詩舞人

獻羽葆之飾既競氣而繁聲亦合變而爭節所謂師師
濟濟穆穆皇皇者矣爾時華裔雜沓觀聽踊躍黃髮台
背之叟扶杖矢歌椎髻鬢首之徒厥角稽拜獻南山之
壽祝東海之福慶國祚之炎昌羨皇圖之磐固比飲鎬
而非誇陋橫汾之未武瞻斜日而暢高遊喜慶雲而展
廣晏金駕旣啟玉輦旋歸有詔曰嘉會羣臣共製雅什
表揚盛德廣播休風四十有五人其詞云爾

傳經室文集卷十

傳經室賦鈔目錄

簫聲吹暖賣飴天賦

消夏灣賦

守口如瓶賦

旅館賦

荷露烹茶賦

冰蠶賦

擬嵇叔夜琴賦

經訓乃菑畚賦

大麻蠅賦

六角扇賦

學染甚丹青賦

魏晉文萃賦

水鏡賦

尚書文萃賦

魏晉賦

行口賦

節義賦

龍虎文萃賦

尚書文萃賦

傳經室賦鈔一卷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簫聲吹暖賣餠天賦

以題爲韻

春風拂拂春草迢迢燕來社日鶯呢花朝香散荼蘼之
徑煙霏桃李之橋宜雨宜晴敲長街之粥鼓若遠若近
聽深巷之餠簫則有我擔而負爾盤而盛羗前呼而後
應亦此倡而彼賡喧來綺戶前頭丁簾乍揭傳到小樓
深處午夢初驚豈慈母山中之竹宛仙人陌上之聲萬
花與處千柳圈時音流清濁韻叶參差試春衫之薄薄

迎朝旭之遲遲一百五日韶光句留且住二十四番風
信次第都吹爾其肖石絃方玉琯折枝低編竹短蔗漿
膏流杏酪香滿蜂笙漫和出斜逕而依依蜨板頻移過
前隄而款款棗糕味冷釀出餘寒琥珀光濃裝成輕暖
維時雞子宜雕鴨頭入畫徘徊蹴鞠之場延伫鞦韆之
界吹從城北非關黍谷重迴響度牆東幾認秦臺一派
泛蘇蘖兮頻煎滿洛陽而試賣若夫海棠院靜芍藥窗
明當曲水之湔褻聞聲思味偶小園之鬪草入耳關情
助子規兮嘯時熱鬧驚鸚鵡兮喚去輕清浮蜩初嘗趁
膠牙之美製撲蠅爲戲試塗扇之新飭別有上苑探花

之使長安走馬之賢踏青處處拾翠年年愛風光之絕
好正時節之可憐過千村之爨火催萬戶之藏煙淺白
輕紅唱遍豔陽之地黃甘烏膩歌開駘蕩之天彼其淑
景難逢芳華易暮感觸懷人悲深行路辨來飴味憶麥
飯于滹沱聽到簫聲憐鷓鴣于雲樹此又境遷乎情抑
亦情殊于遇春怱怱而不見苦吟嶺外之篇心悁悁兮
有懷愛讀宮中之賦

消夏灣賦

太湖潮靜縹緲峰橫白茆峻削綠石峻崢中有靈池環
之如城地疑瑤島宮是水晶高挹羣峰之秀低開一鏡

之平漾波心兮寒潔洗天宇兮澄清昔闔廬嘗避暑于
此地而消夏爰以得名其爲灣也可盤未比明月還殊
曲九里而羅皆雪疊繞四圍而紋作鞞紆影瞰雲鶴浪
浴霜鳧鷺未飛兮拳立魚不驚兮鱗鋪空欲生寒尋來
玉甕淨無可唾清絕冰壺月占三分瀉出千條之練風
吹五兩飽懸一幅之蒲則有輕裙拂水長袖迎風或浮
彩鷁或策花驄數金釵兮子細聞玉佩兮丁東裊涼颺
之瑟瑟曳纖步之弓弓藕閒雪而腕爭露白肌淨冰而
粉不流紅顧而樂之路入煙波畫裏清如許也人來雲
水光中爾其香生波鬢浪簇水芸啟冰奩兮鮮媚隨霧

穀兮網縕四壁散餘霞之綺六郎宜初日之曛聽翡翠
之吟花疑解語穩鴛鴦之睡風自披薰倘結社兮人遊
淨土偶采蓮兮歌遏行雲豈玉井之難語何太液之足
云別有彩幘如雞紫莖似帶芡排珠兮萬斛顆顆皴圓
菱搖鏡兮一匳花花晦靄采千頭之橘金許盈囊罔巨
口之鱸玉堪作膾白舫如臨萬頃坐之子于雲鄉蒼葭
宛在中央溯伊人于秋瀨米家書畫之中張子煙波之
外維時嫩雨晨開認苔衣之新浴涼颺午動謝紈扇之
低擎覆桐陰兮蟬林晝靜亂星影兮螢火宵明盈盈水
遠側側寒輕容與四顧欸乃數聲作羲皇上人得少佳

趣領松石閒意綽有餘情此蓋類九折之迂迴異三原
之寥夔或濯足兮淪漣或褰裳兮游泳宜鶴載而琴偕
更鷗盟而獺證盪奇胸則磊塊都消滌俗慮則塵埃胥
淨何須招涼之寶珠不藉延清之古鏡思牽秋士徐歌
白雪之篇座有冬郎高發清風之詠恰似成連鼓櫂移
情在滄海之間倘如漢使乘槎放眼有銀河之映

守口如瓶賦

以富鄭公座右銘爲韻

北宋名臣東周世胄律已功嚴匡時學富志彌惕夫奉
盈盟豈寒于清漏過宜善補欲寡未能敗或由言矧敢
多又直使心如止水甌不流丸非徒意重防城器將投

豆原夫言也者聲出于心樞同乎行伊惟口之啟羞毋
寡尤之猶病或游或屈辭繫于周如流如簞箋參于鄭
惟器欬則覆理宜受之以虛必囊括斯貞道在持之以
敬不窺夫瓶乎形非飾外器本虛中斟酌在區蓋之間
談何容易灌溉借潢汙之注信必由衷大腹如壺敢騁
滑稽之智解頤似鼎非矜彫辯之雄以不出而訥然型
垂文子惟莫捫而慎爾德仰武公庶茲瓶之足式無尙
口而致窮于是取義旣精守身無惰口不瀾翻舌非箕
簸心有鏡而如懸玷在圭而豈斲如器之能止眾止滿
以自持如盤之日新又新勤以自課何妨效挈瓶之智

辯無取乎懸河彌欲防羸瓶之凶談豈期于驚座遂大
書而特書爰置左而置右出言早戒夫濫觴悔過倍嚴
于飲酒有壇有宇恍孟方而水方惟默惟淵詎以口而
戕口宛若立監佐史孚盈缶其何難卽當挹彼注茲罄
恥疊而奚有故其名堪垂鼎政若建瓴駿望隆于岱斗
鴻猷炳如日星皆由言無失德神有常惺防口甚于防
川雌黃不設有爲本于有守堅白無形法言侑座韻語
書屏偶觸目而卽以警心乃不失口一出話而未宜放
膽有如斯瓶是豈徒凜戒石之箴飭官方而不媿更何
異鐫緘金之字防卮漏而常銘

旅館賦

風指夏屋雨洗秋光螢流殘暑蟬送新涼簾垂地而不
捲葉侵階而生商影入潘安之鬢愁來宋王之腸則有
江南學士冀北征人春風待價明月前身偶下陳蕃之
榻差避元規之塵坐一室而容與拜五經而紛陳時誦
龍門或書史籀長句則刻意青蓮新詞則幽思紅豆攤
飯而指擲清腔消夜而珠排列宿忘湛湛之露華驚丁
丁于蓮漏野馬如飛風寒客衣征鴻將至元鳥思歸坐
三秋之瑟瑟夢千里而依依蟋蟀聲短梧桐蔭稀橫暮
雲之晻靄規新月之纖微心還同夫寸草時眷戀于庭

闌遼遼轅下駒矯矯雲中鶴鶴不避風塵駒還就羈絡
障泥錦組多駑駘拂羽高枝乃鷓鴣爵憶鱸羹蓴菜于當
年感玉宇金風之寥廓歌曰蕭條旅館早秋天待得春
風又一年最慕吾家小萬卷黃扉留迹便歸田又歌曰
桃李風流思不禁悔將華髮易華簪秋聲吹下江南路
定有相思一片心

荷露烹茶賦

以翠液交融雲腴欲舞爲韻

玉井搖紅琳池疊翠衣瑟瑟而鴛眠蓋田田兮魚戲金
莖曉擢花爭墜粉之妍瓊露宵零川獻懷珠之媚數升
天乳偕石乳以流香幾瓣仙芝襲水芝而同粹味真不

辨于盧仝品亦未商于馬異爾其松下風清桐梢月白
捧盤承去暈四壁之輕煙打槩尋來浸一身之涼魄滴
時顚顚以仰受而常盈聚處灑灑惟中虛而能積氣借
人聞之煙火石鼎流丹彩分天上之雲霞琳腴釀碧將
以挹其菁華庶幾傾茲瀝液爰是埽來落葉儲有香茅
烹從竹裏煮自簷坳槐火石泉之畔琴簾禪榻之交藉
以浮油之草藝以沈榆之膠扇乍急而松響煎欲沸而
珠拋盛宜椀鳳覆是綃鮫非陽不晞試詠澤陂之什其
和可飲不占井冽之爻瀉從青玉案注向紫金筒攜自
雙聲婢擎來三尺僮浮蓮子兮深淺飛藕花兮玲瓏絕

勝醜翻快雙眸之凝雪能清肌骨覺兩腋之生風細嘗
蟹眼龍團涼芬乍挹好配月芽雷莢素彩旋融且喜酪
奴不比酒腸之窄彌教水厄頻添詩膽之豐富夫擘湖
目而臨曲檻披荷裳而對斜曛蜜潤三危之水脂凝五
色之雲瑪瑙之堯瓶晃朗琉璃之漢盞氤氲看翠甲之
垂渾似青錢欲擲認紫英之放恰疑粉臉初醺含英咀
華色香味清機徐引漸牙染齒身心意觸處俱芬彼經
傳陸羽譜紀劉芻砧有蝦蟇人爭扇峽洞稱玉女調製
水符皆山閒之清液非太上之丹腴曷若傾天酒于芙
蓉綠分翡翠裊仙漿于菡萏紅薦珊瑚漱玉泠泠更勝

玉環之潤肺餐瓊瀝瀝何須瓊爵之承酥六椀兮靈通
坐擁招涼之璧一甌兮睡足夢懷消暑之珠是故露滴
芝金露垂柳綠綵橘成花潤松滋沃浣手則一架薔薇
洗目則千枝金粟孰如訪名花于君子取謝方諸比清
飲于僊人味真同欲逾桃膏桐乳之香異葭白蕭濃之
俗作何消受麈尾鑪煙儘有因緣吟匳碁局借曼倩之
寶瓊掬趁晨涼解赤松之綵囊消除午溽聖天子恩液
流天祥膏覆宇玉聚珠聯布文沈武適殿陛之餘閒樂
風光之和煦商略茗經評題花譜未央宮裏甘露千漙
太液池邊澤芝四吐日南之味積九重氏北之星明尺

五密雲乍展試鳳亭鶴嶺之珍活火初烹訝綠腳黃翎
之舞倘亦子尙之能諳實爲又新所未覩非仙掌之承
霄如衢尊之徧戶又何論乎紅冰結岫餐甜雪于嶸山
淑氣流金飲神泉于懸圃也哉

冰蠶賦

以唐堯之世以爲黼黻爲韻

考拾遺之外記溯偉瑞于伊唐衣被周乎積雪經綸暨
乎扶桑產青鸛于羽嶺貢神龜于越裳袞耀華蟲之繪
帳凝獬豸之光嘉禾則宮芻自化扇暑則蕙莆生涼迺
天庥之滋至更蠶事之呈祥是蠶也獻由東海產自員
嶠猗桑陰翳蜜椹香饒葉辭風戾枝謝霜凋絲方成繭

雪或封條有角有鱗巧織天孫之錦不濡不爇休誇泉
客之綃工未放于姬旦珍曾致自祁堯其爲繭也得尺
則尺縱之橫之千層團結五彩陸離或訝金鉦高挂或
疑明珠下垂乙乙若抽類冰紈之絡雨絲絲入扣逾斗
繭之搖池陋日南之璀璨嗤濰北之紛披原同天上七
襄自成經緯絕異人閒五緘不數繚纏其爲錦也雉堞
遜其文明魚油輸茲豔麗流蒲桃芝草之華具龍走鴻
翻之勢質殊炎地火蠶吐蒸絮之絲種出環邱鼯鼠讓
卻寒之毳抽從玉甕兮勻圓韌可金鑪之牢繫濯宜甘
露不爭江水之妍耀似碧金豈羨彌羅之製宛組織夫

堯天煥文章于帝世其獻之也輝映奠階彩騰松朶涑
無需乎七晝七宵勞不等于三眠三起稍杼柚其短長
徹晶瑩于表裏入青揚之筐篚珍並珠瑤賤楚越之羅
紵色移朱紫玉版登之而休符副禕受之而色喜物相
雜則成文能左右之曰以爰是以成黼黻也隆袞冕肅
容儀元黃紛繡青黑兼施雜以藻火閒以宗彝色訝煙
霞之染章同雲漢之爲光三眸之睫煥八采之眉舒紳
于彤車白馬垂裳于土階茅茨服旣成乎陋彼蒲衣之
子安且吉也迥非大布之時此蓋盛德之所招化工之
所主適符龍精火德之祥亦鍾獸舞鳳儀之宇數逾百

二十枚之異并難架箔措簾登殊二十七日之常奚俟
灑漿擊鼓疑從王母同分長命之絲試問元妃豈入支
機之譜頒宜五服可曾錫及皋夔奇勝八絛應不隸于
宛窳儻儻者非萬石之野蠶斑斑者稱九重之藻黼方
今聖天子重耕織以勸民勛農桑而育物賦政則之紀
之綱下令則如綸如綍民咸挾纊于春臺臣凜壺冰于
赤紱宮歌藟葛之覃戶蔭柔桑之苑子女解幽風之什
永以思艱丁男佩月令之經從焉弗咈澡盆者星聯珠
聚何非盛世之冠裳盈禔者霞彩霜華均作太平之黼

黻

擬稽叔夜琴賦

以題爲韻

琴者禁也禁邪僻之情而存雅正之旨其制則取象乾坤其材則鍾靈山水其氣則呂陰律陽其聲則濁宮清徵度以三尺有九爲長調以八十有四爲紀自宓義氏有作而含太古之遺美女媧之簧踵焉朱襄之瑟以起八闕斯興六英爰企薦龍門于鬼神友窈窕于牀第庠揮太師之弦燕鼓嘉賓之喜其感物也遐極乎穹溟微通乎噦跂深動于金石淺喻于聳婢玉霄之宮播其音金仙之國習其技蓋妙渺可以言傳非他樂之所能擬昔堯暘神人以蘇樂舜操思親而愁淒襄際哀墊眵呶

拯黎去狄邾山思士礪谿神鳳舞軫越裳拂圭斯乃帝王之化隆而德齊也由夷登山微箕幽陸伯奇履霜介推沈泥息陬將歸邱陵遂迷損一聆而審狸鼠由三終而解鼓鼙傳商頌者聲隱隱鳴單父者神折折斯乃賢聖之妙契而自締也至于歌北風以驟發操南音以徐攜師文叩而甘露降瓠巴鼓而元雲低精洽淪之絕藝亦目想而心稽復有琴高入水涓子幽栖稷邱撫泰山之側冠先按睢水之西尋霍里樗里于鴻渚訪啟期鍾期于鹿蹊四皓采芝八公扶藜是又蕭然世外而莫知其端倪固不同于卞和之慘龍邱之悽朝飛之怨引別

膏之悲嘯也若夫商梁奏霹靂雍門調鳧鷖宋曲雪積
屈騷風淒子孺之譜鸞鳳伯喈之辨螭螭卽子牧羊桓
公舞雞梁鴻不俗司馬奚詆則審音好弄之士達逸響
之縷斐彼其參雅聲于蘭闥假餘閒于繫觸則亦有伯
姬之母五穀之妻誦思歸之涓涓緬貞女之媿媿楚妃
奏于殿陛蔡姬理于清閨憶玉姜兮華陰溯陳女兮山
嵒耽瑩律之思縱望古之目總茲雅材彬彬郁郁代不
一人人不一族大氏治其性情則從同而又各肖乎境
遇之所獨吾試升杜孟之堂造孫登之屋摹長側短側
之奇習大遊小遊之熟偕阮氏之琵琶挽呂安之車轂

向巨源以低昂對季流而往復遇王烈爲再鼓授孝尼
使三覆訂向期于九秋侑伯倫之一斛清談助王渾之
郎長嘯和仲容之叔爰斯時也采藥乍歸鍛煙方罷拂
清角之遺張龍吟之亞邃鐘試撞繞梁欲瀉綠綺羞貽
焦桐如借養生論置其旁太師箴藉其下試疾打與緩
挑旋璆鳴而珠卸韻流竹林之居響合柳陰之舍時喜
則鳳雛皇啣時怒則雷奔電射時愁則霜雪漂零時憤
則風雲叱咤旣氣靜而神怡覺形骸之悉化希高士于
當年發廣陵于清夜乃歌曰幽蘭白雪何處尋采采粲
粲洗繁音牛鳴盎中雉登木停指誰識此時心祕弄有

時奪造化素書一卷石室深知音元希音亦古一絃不
如無絃琴又歌曰師襄兮不遇鬼谷兮難晤伯牙兮誰
顧君山兮多誤至人不見兮空所慕琴兮感子賦
經訓乃菑畚賦

以約六經之旨以成文爲韻

稽妙喻于昌黎譬良田之播穫惟根柢夫羣書乃文章
之祕鑰硯有田其勿荒學不殖而將落矢三餘肄業之
勤得四時讀書之樂方朝耕而暮耘譬一樹而百穫戒
窺園于董生師窮圃之沈約其開墾也羣疑勤蕪穢之
芟多識效籌車之祝葑菲取以斷章風雨勞其三復心
勿塞以其茅文旣富而方穀敢朕畝之不終庶爾耕之

亦服旨能得乎數千利已收其什六其陳修也緬以汲
而不斷目爲耕而無停螢光點白藜火然青誦還漂麥
寫或隨星研思別于涇渭索解絕乎畦町種必鋤夫騶
莠境無慕乎佗苓繼晷而乙丁抽架課晴則庚子陳經
其獲饗也胸貯千倉之富才收八斗之奇或爲經庫或
號經師思無越畔詞不繁枝心苗乍發春水方滋熟非
蕘稗破是藩籬匡衡解頤之日倉曹抵掌之時旣敷苗
之勤也豈鹵莽以報之由是文苑摛華藝林振綺三年
通一是勿忘勿助之儒五經無雙斯多識多聞之士糧
饋貧以療飢牙有芽而溢齒劇談則井井有條縱言則

鏗鏗乃爾解理則目無全牛積累則心還術蠹稽田獲
美富之原辨味得菽粟之旨是惟紙爲良田筆爲耒耜
力穡以多聞豐年以義理本仁爲膏腴講學以耘耔凜
惰農之息肩懲宋人之舉趾富或汗牛讎無訛豕畦不
病于夏時陰尤惜夫寸晷乃復稗擷百家芟夷諸子涉
獵羣言縱橫古史惟遜志則有幹有年卽得朋亦侯疆
侯以書田非石文園含英巾箱未貯隴畔先橫時敏等
于克敏邁種由乎邁征看智苗之孚甲奚儉腹而呼庚
花有文而水落草如帶而階生洵雞林之重望豈燕麥
之空名蓋闢我疆而經爲南指故登于岸而學有西成

脩士探諸丙夜勵爾辛勤無遐稽乎八索無遠取乎三
墳詩含五際易重一斤禮以爲耨風自可熏糞心如糞
田之沃曝書當曝背之耘雞已膠而問雨裳未錦而鋤
雲勿需泥以翫惕致伏莽之紛紜試觀夫農圃之小道
端可識夫天地之大文

大麻蠅賦

并序

散步庭中有蟲止牡丹上長半寸許翼銳而厚觜下
垂如鸚鵡初疑蜂蟻之族諦視之大麻蠅也適從何
來遽集於此豈纖蟲中亦有得長生術者耶余讀西
陽雜俎大麻蠅乃茅根所化茲豈其種耶爰賦之殊

張詠之立言遜歐陽之走筆聊備小言典故云爾

遲鈍疑癡衰殘未凍非鷹頭之騁威附驥尾而嫌重側
足類夫壺蜂距躍方之蚱蜢紙污點以盈隅筆寫生兮
扛鼎其過耳也如下士之大笑其奮飛也儼讒人之高
張掃之撲之扇同管蔡于樊于棘名穢商桑刺史杖閭
眞爲盲目棘端標穴應召雄兵集王思之毫袖間十步
隱段君之字眼底千行豈豆孰而象形疑藥化而飛篋
聲自亂夫雞鳴行不怯夫塵拂集儒衡座上之瓜抱苻
堅宮中之筆倘長安之小兒抑海隅之弔客負暄窗隙
赴汗盤中曹不興墨痕太重王方慶體段殊豐鑽故紙

其良難喻細楷而無當未應觸梁帝之葛幃豈許穿盧
君之紗障不畏涼州之舞如傳勒畢之音想魚驅而益
飽笑虎捕之何能鉅公夢中奚堪集鼻獵人扇上不怕
塗錫自能避簞何煩買冰相彼利觜奚翅蝨蚩豈備藩
而未拔抑善射而得名有此偉軀不愁蝗豹庶幾呼夢
之賴而尙無忘溺之致誚雪人閒逐臭之名羗耳畔經
秋之到

六角扇賦

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爲韻

王右軍情耽墨妙望重書宗錐痕入木玉筋藏鋒力搏
鵬鵬筆走虵龍作隸凌逸飛白駕邕邁斯游而軼武曌

鍾張而比蹤購之者持金錢兮五萬求之者悵鐵闕兮
千重彼鼓山之老姥乃萍水而相逢手攜班籥質類文
蕉七華製異六角名標不雅不俗非琢非雕迎風微拂
斂袖輕搖殊團團之明月動謾謾之涼飈評題五字心
手雙調形如山立勢若波跳取一握而爲笑錫百朋其
猶饒投之以珠玉贈之以瓊瑤方其書之也力透紙背
意在筆前其縱橫則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茂密則隊
鳥戲海羣鵠游天其堅勁則孤松挺雪翠竹衝煙其精
采則春花濯露秋月沈淵恍星羅而入目宛雲披兮及
肩洵疾書於得意亦翰墨之因緣爾乃微傳愠色噴有

煩言思奔捐之未詠幸筆墨之無痕奈何煙霏霧結鵲
點鴉翻賈用不售情以爲冤爰是告之姓氏諭以更番
求須善價誌宜勿諉將以試于今日奚弗懸之市門也
則見物以羣分人咸爭取集矣如雲觀者猶堵什伯摩
肩三五接武不數雲綃賤彼雪羽如伯英之書龍猶弗
與之畫虎恍一顧而空羣得十倍之資斧挈便面而重
來謝曩時之聾瞽乃一笑而遣之蓋深藏之良賈想夫
腕下筋盤指頭被破發幽枕而潛偷翫殘碑而久臥凝
思波恬馳毫雲簸故金響之旁流動玉音之遐播門生
之棐几盈盈道士之籠鷺箇箇揚茲扇之仁風更人閒

之奇貨費庾翼之芝封辟元規之塵澆傳佳話于當年
紀書評而羣和爲之歌曰虧光仄影仙人貢五雜九折
形殊眾輕盈素扇與伯仲蛟龍入掌清風美唐賢作賦
行藏諷卷舒學取南山鳳又歌曰五朶雲飛驚突兀百
鈞勁弩一時發鐵肉裹就筋與骨想見逼人真咄咄至
今墨池流不竭一形眾相寶金闕

學染甚丹青賦

以學之染人甚於丹青爲韻

昔虞溥樂賢俊之奮興修庠序兮黜黜爰誥誠夫生徒
樹訓言之卓犖氣雜昏明質分純駁黃金未鎔白玉在
璞將湛澈其身心復薰陶夫禮樂濯以江漢取左右逢

其原被之文章念始終典于學想夫澡身浴德滌穢濯
疵沃以性道凜以心思涵濡于五經之蘊浸淫于百家
之詞德潤于身比秋陽之暴緒敷于外同夏練之披爲
丹者鉛當思少成若性近朱者赤豈必下愚不移玷我
者庶毋爲挽也斐然者知所以裁之爾乃涅而不淄黑
白旣分質兼以文紫朱不掩燿燦方之衣錦闇然而日
章經綸譬彼纒絲舒焉而仍斂白能受采尙振飭以有
爲青出于藍毋菲薄而自貶深入具顯出之功大醇絕
小疵之玷欲使懷清履潔五色成文要先滌慮洗心一
塵不染是故修其人事葆厥天真漸之進也如五入與

七入資之深矣自日新而又新表與裏相符何其郁郁
華與實兼副雅稱彬彬有美在中兮心如結無瑕可摘
兮粹而純長倩重盈襪之貽書詳纓絨魏照喻素絲之
附師判經人當其緝羣言斧藻出話有章浴百寶光華
織文如錦青藜照自劉帷丹篆吞于韓枕有時被絳衣
而再拜敢告成書憶曾執綠字之一編偶然忘寢寧美
而學製早得力于窮經勿勞猶治絲致悔心于拾瀋允
占黃裳居體自克含其輝光益信白沙在泥不盡關乎
資稟素能加絢豈猶百不如人暴不禁寒敢曰一之爲
甚染之既久彩自輝如水弗得則不彰譬淵源之有本

光自他而有耀豈一覽之無餘素履常貞文明以止黃
離元吉藻采堪舒比單歲之卒蠶慎終慎始方百工之
居肆吾愛吾廬有文章黼國黻家想見精光炯炯其著
述經天緯地詎同白舌於於原夫佩服聖賢者知至道
如布帛組織仁義者薄古處之衣冠素化爲緇澤躬須
謹虛能生白用力宜殫異學紛紜尙知防其漸性靈澄
澈于茲觀其瀾旣瞭然其內美斯灼若而可觀公旦之
碩膚几几伊耆之文思安安讀道德之經李聃守黑溯
頽黃之學姬發迎丹亦有藉麗澤爲漸摩目濡耳染向
名山而挹注酌雅稟經詔禮詔書肄業比秋冬之獻功

良功苦成材無晷刻之停事無閒于淺深之候質不渝
于霜雪之零知藍蘖之膏腴異色懼蒼黃之反覆殊形
爲纁爲緌爲緇鑿變遷于鍾羽而揮而塗而盥通被濯
之湯銘黑守者迂試辨北濰南渙黃中得正豈淆濁涓
清涇當其學業未優何敢望登壇而奪錦倘使學成致
用能無快知己之垂青

傳經室賦鈔一卷

先大父紆隱鬢宮潛精墳典經史詞章百家九流靡不
探蹟著述百餘種已刊者近廿種說文通訓定聲刊最
朔流傳最廣華夏儒生咸樂諷誦扶桑學子尤深精研
勸說文會歲行祭典馨香崇奉傾慕至矣寰海內外綴
學之士翕稱經師而不知 先大父學問極似家竹垞
兼擅眾長儒林文苑俱當主壇坫也 先大父修學次
第始基小學繼以經史緯以詞章旁及天文地理厯算
醫卜之屬其學皆歸於實用不爲空言故文稿不甚自
重遺棄孔多存者百不一二其文精深博麗雖專家弗
能過也曩者 家君校錄 先大父遺著家貧無力刊

行藉同志之助先以經史小學付剞劂其餘詩文詞雜
稿尙待續刊藏諸篋衍命轍保存世變滄桑飄零江海
輒以自隨散佚是思邇觀康子逵窘於都門談藝論道
形神無忤康子通今茹古博覽多聞憫雅故之淪亡揚
前修之墜緒搜羅遺稿廣印流傳以惠後學徵稿于余
爰取先大父遺文物加編次釐爲六卷舉以畀之海
內君子嗜讀先大父之書者亦有樂乎此也民國七
年六月孫師轍謹識

先大父傳經室文集民國七年康子達窘任代印行編成六卷畀之踰年印就擬呈先君審定而先君卽世匍匐歸里讀禮之餘檢理遺篋於亂稿中獲文一巨冊審讀知爲先大父之作與印稿相較重複者十之一不同者十之九解經之文尤夥胥前稿所無考證淵博闡發精微啟前修之茅塞示來學以康莊洵研經者所當耽翫也襍文亦增補匪尠幾益全集之半乃復爲編定合成十卷賦一卷埒焉方思商榷康子重行付梓康子遽殞感日月之不居傷人事之靡常追襄先子眷念良朋不禁泫然矣民國九年雙十節朱師轍又識